馬相伯先生文集　方豪編

馬相伯先生文集續編　方豪編

一日一談　馬相伯口述　王瑞霖筆記

馬相伯先生年譜　張若谷編

上海書店

民國叢書

第二編

·97·

綜合類

一日一談

馬相伯口述
王瑞霖筆記

序

余去歲執筆侍九七老人馬相伯先生近三月所述老人之『一日一談』，曾載天津益世報，尋又轉載天主教某雜誌，北方士子莫不翕然。惟兩報所揭櫫者尚非全壁，余方且惜之。適新城主人謂余曰：老人南人也，而其道不南，吾儕後生之恥也！曷請諸老人僕願服刊印發行之役。因請諸老人，老人欣然曰：諾惟關於國家學說，意猶未竟，闡發餘蘊，俟之異日，余退而以全稿付新城，因述其顛末於此。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王瑞霖

一日一談

馬相伯口述
王瑞霖筆記

目錄

（一）莫索里尼的算盤……（一—五）
（二）談華僑……（六—九）
（三）人物月旦……（一〇—一二）
（四）袁世凱之爲人……（一三—一五）
（五）上下相蒙……（一六—一八）
（六）德俄之戰與日俄之戰……（一九—二一）
（七）關於本屆全國運動會……（二二—二六）
（八）中西學術的談屑……（二七—二八）

(九)我的幼年……(二九—三一)
(一〇)獲得神學博士學位以後……(三二—三四)
(一一)楊谷山孝廉服官秘訣……(三五—三七)
(一二)文談……(三八—四〇)
(一三)我與高麗……(四一—四三)
(一四)袁世凱與丁汝昌……(四四—四七)
(一五)和百十來個鷄毛帚周旋……(四八—五一)
(一六)辛亥革命後南京政府第一個黃花岡紀念日……(五二—五五)
(一七)從高麗回國以後……(五六—五八)
(一八)劉省三(銘傳)與張香濤(之洞)……(五九—六一)
(一九)其昌洋行與招商局……(六二—六四)
(二〇)借款……(六五—六七)
(二一)巴黎的金剛鑽與「南京」……(六八—七〇)

（二二）拿破崙第三的政變……………………（七一—七三）
（二三）蔡孑民先生與廿四個學生學拉丁文……………（七四—七六）
（二四）從震旦到復旦……………………（七七—七九）
（二五）意阿戰爭中的面面觀……………………（八〇—八二）
（二六）關於震旦與復旦種種……………………（八三—八五）
（二七）猶太人問題……………………（八六—八八）
（二八）憲法總題……………………（八九—九二）
（二九）新貨幣政策之後果……………………（九三—九六）
（三〇）閔妃之死……………………（九七—九九）
（三一）鄭孝胥與溥儀……………………（一〇〇—一〇一）
（三二）再論政府的貨幣政策……………………（一〇二—一〇五）
（三三）拿破崙的軍事天才……………………（一〇六—一〇八）
（三四）兒童時代的幻想與兒童教育……………………（一〇九—一一一）

（三五）經學與「月亮」……………………（一一二—一一四）
（三六）杜工部的描寫天才……………………（一一五—一一七）
（三七）談屑……………………（一一八—一二二）
（一）心理問題
（二）「創世紀」中的一個新解
（三）「天圓地方」
（三八）關於馬眉叔先生……………………（一二三—一二三）
（三九）孔教所給與中國的影響……………………（一二四—一二六）
（四〇）孔教所給與社會的影響……………………（一二七—一二九）
（四一）說謊……………………（一三〇—一三二）
（四二）關於貨幣之發行與現金儲藏問題……………………（一三三—一三五）
（四三）我的孩童時代與宇宙觀與家教……………………（一三六—一三八）
（四四）雜談……………………（一三九—一四一）

(一)鎳NiRkel
(二)袁世凱殺子
(三)中國的小說
(四)中國文字的短處
(四五)"Being" 的問題(一)……(一四二—一四四)
(四六)"Being"的問題(二)……(一四五—一四七)
(四七)雜談……(一四八—一五一)
(一)西洋人給我們的教訓
(二)中國人的心理
(四八)清季外交界的趣聞……(一五二—一五四)
(四九)菲律賓的獨立……(一五五—一五七)
(五〇)中國各大學教授所應做的事……(一五八—一六一)
(五一)中西各國元首學問上的比較……(一六二—一六四)

(五二)歐美的社會學者和歷史家應當到中國來研究……(一六五—一六六)
(五三)生物學上的「親善」現象……(一六七—一六八)
(五四)談屑……(一六九—一七一)
(一)大局
(二)我之一度被騙
(五五)中國人的演說……(一七二—一七三)
(五六)中國人應該知道國家是什麽……(一七四—一七六)
(五七)所謂文化……(一七七—一七八)
(五八)談屑……(一七九—一八二)
(一)胡適之的一鳴驚人
(二)敬以質之糾糾桓桓之士
(三)買辦頭腦
(四)上海匯豐銀行開辦時的大股東

(五)磕頭請安

(五九)再談國家……………………(一八三—一八五)
(六〇)三論國家問題………………(一八六—一八九)
(六一)雜談…………………………(一九〇—一九二)
(六二)好學生………………………(一九三—一九五)
(六三)「怯懦」與「殘酷」………(一九六—一九八)
(六四)勝敗的關頭…………………(一九九—二〇一)
(六五)所謂「禮教」問題…………(二〇二—二〇四)
(六六)所謂「禮教」問題(前談)…(二〇五—二〇八)
(六七)所謂「禮教」問題(再談)…(二〇九—二一二)

一 莫索里尼的算盤

記者和九七老人馬相伯先生的初次見面是在今朝七時，時老人方在他的小客廳裏進早餐。他的早餐很簡單；兩個雞蛋打碎，用開水冲一大碗；吃完後，再進苦咖啡一杯，佐以餅乾少許；末了，則進水菓（香蕉）一枚。我問老人，中餐與晚餐吃什麼東西，他說：和早餐一樣。老人起居雖須人扶持，耳朵亦不大方便，然而精神却很飽滿，和他談起話來，還是滔滔不斷，並時做手勢以助其語氣。據友人告我：老人從前非常擅於講演，現在看他口講指畫的精神，始信友人之言爲不誣。我們正談話時恰好今天的報紙送了來，打開一看，方知我們幾個月來所猜度的『意阿戰爭，』已於昨日開幕。記者，

遂將報紙指給老人看過，並叩老人有怎樣地感想，老人很興奮地述說他對於這一戰爭的觀察如下：

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在兩千年前就有關係，所謂希臘，羅馬的文明與埃及的文明，同爲地中海兩岸的產物。羅馬古代有句俗語：『替黑人洗臉，枉費肥皂』可見非洲與意大利的關係由來已久，不過意大利從希臘羅馬以後，又有文藝復興，到了近代（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統一成功，經濟發展，慢慢地已經走上了工業文明的階段，而阿比西尼亞這個非洲的『碩果僅存』的帝國直至今日還滯留在封建宗法社會時代，沒有多大進步，遂不免於今日的局勢。

在未批評意阿戰爭之先，我要說一段插話。說來也奇怪，就是從社會學，文化學以及語言學考察起來，阿比西尼亞與中國民族似乎有過極密切的關係。埃及的語言以我所知道的，至少有二三百字和中國語言相同，譬如『山』『水』等字在形體上差不多是一樣的（美洲的野人和墨西哥的人常用一種禱雨，或祭祀的典禮），就是對一塊石頭行禮，法國人遂把牠運到巴黎便視爲古董。這一塊石頭上所

刻的碑文就是上面一橫，下面四點，上面一橫象天，下面四點象雨，這也和中國語言的『雨』字正相符合，可見北美野人和墨西哥人也和中國民族有密切關係，）所以談到阿比西尼亞的問題，我們中國人更應該抱着十二萬分的同情！

此次意大利之對付阿國，與日本之對付中國，如出一轍。莫索里尼口口聲聲說意大利必須把阿比西尼亞放在他的鐵腕統治之下，更爲保護國，才可以補救意大利經濟上的危機，這就是日本人說的中國（尤其是東北四省及華北）是日本的生命線一樣，就是要用他一民族或國家的幸福做他的繁榮的犧牲品，這在三尺童子也都知道是極不公道的事！

意大利這次對阿比西尼亞作戰準備了大半年，運到非洲前線的兵至少有二三十萬，飛機數百架，就軍隊的器械及軍事技術說，意大利的勝算是不成問題的。然而以我觀之：莫索里尼的如意算盤，恐怕十成有八成是打錯了。因爲：（一）就氣候說，阿比西尼亞雖然是非洲高原，有時天氣也很凉爽，然而通常牠的溫度總在一百三十度（有時要到一百六十度）以上，在歐洲舒服慣了的意大利的兵士

，一定耐不得。（二）就地理說，阿比西尼亞既多高山，又中隔沙漠，而且沒有人烟稠密，工廠林立的大都市，意大利的飛機，坦克車都不能施展牠的威力，軍隊的給養與飲料又都異常困難。（三）再就政治上說，意大利這種侵略行為，不但阿比西尼亞的整個國民對之同仇敵愾，就是非洲的其他黑色人種都要起來一致反抗。（四）不但非洲的黑色人種一致起來反抗，即全世界與之同病相憐的國家以及民衆都要起來站在阿比西尼亞一邊，古語說得好：『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莫索里尼所領導的意大利恐怕也免不了這種命運！孟子也說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設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所以我們應該起來反對意大利這種戰爭，我們不要像墨子所說的『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那樣不知道是非公道而且，（五）我們知道：意大利這種行動，不僅是同英國爭非洲的殖民地，不但是同他爭地中海，紅海的霸權，並且是給英國對于印度，澳洲加拿大等等的統治和太平洋的市場以極大的威脅，英國絕對不會袖手旁觀的。一八九六年法國幫助阿比西尼亞，而意大利在阿杜瓦大吃敗仗，今則大英

帝國又完全站在阿比西尼亞一邊。合之以上五種原因，莫索里尼對于阿比西尼亞更是沒有把握，或許又有第二個『阿杜瓦』的一幕悲劇收場在那兒等着他呢！

一九三五，十，五。

二 談華僑

記者　老先生今日精神好嗎？

老人　昨天夜間不知怎的，不曾睏着覺。今天我們快點談，因爲上午我還須到復旦中學去講演，明天則此地還有聚餐會。

記者　什麼人在此地聚餐？

老人　胡文虎先生。他對于祖國社會事業非常熱心，對于教育事業也是盡力幫助。像胡君這些人着實難得，他們出國的時候，都是赤手空拳，到了南洋全憑着個人的努力，致有今日的發展。他們雖然擁有巨金，但他們的金錢是從商業上的正當途徑弄來的，與官僚之剝削民脂民膏而發富者迥然不同。他們因國家地位

關係，在外國不知受了人家幾許折磨，故他們對于祖國前途至爲關心。他們心目中都迫切地要求產生一個富強的中國，使他們在外國可以抬起頭來，不致動輙招人家的白眼和虐待。

記者　是的。華僑實在對得起祖國，然而祖國却對不住華僑。

老人　這話非常對！說來，我們都應該慚愧！華僑移居南洋各地時，在那兒還沒有歐美人的足跡，而當時土人非常信仰華僑，他們實居於指導的地位，假使我們中國政府稍微像個樣子，有計畫的與以助力，與當地土人打成一片，發展商業，振興教育，則南洋早爲我有，且可以其經濟力量幫助祖國一切進步，又何致使歐美日本人後來居上？到了爾今我們的僑胞在那兒幾至不能立足。我們的政府與祖國同胞對他們能不愧煞！

記者　不過，華僑諸君並不以此有所慊然！他們還是熱心地關切祖國一切前途！

老人　這更使我們祖國的朝野上下無地自容！你想想看！他們平空中每年要

匯三四萬萬款子回來，即這一層，對于祖國的經濟生活已經是大大的助力。況且他們自清季以來，直接間接參加改造祖國政治運動不遺餘力，或以金錢，或以性命，這是人人知道的，尤其是現在掌政權的黨國諸君大都身與其事，他們應如何澄清政治，發憤自強，使外人不致因我之國力削弱而凌虐我僑胞，積極的維護僑民利益，才對得起他們！

記者　僑胞對于祖國的熱心，例如，胡文虎（從前的陳家庚）諸君，誰也不能不欽佩他們，但是就記者個人的見解看來，現在華僑領袖諸君還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就是說，他們不但要努力祖國的社會事業，並且要放開眼光，研究改造祖國政治的途徑，加上一鞭，使牠勇猛精進，那不是更有意義嗎？這豈不是他們更重要的使命嗎？

老人　足下所言，固屬有理，我想凡是一個明白國際局勢與祖國地位的僑胞，絕不會忽視這一點，而且他們所身受的痛苦比我們更親切，更難過，所以他們要求祖國的政治改進的心思或許比我們更迫切。我們且慢希望僑胞怎樣怎樣，我

們（上自政府下自全國同胞）應該先反諸其身，來搜索一番看，若只希望人。那豈不是自待太薄嗎？

一九二五，十，八。

三 人物月旦

一

有清中興功臣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李（文忠）均爲一時豪傑之士。曾天資不甚高明而用力獨勤，其治學治事都極有條理，有規矩，其爲文與詩亦極用心思，然而規矩準繩過於形式，往往失之虛僞。其用人也亦不能容物，每每好用不如我者，故功名之際，未免娼嫉之見存，左文襄所以與彼『凶終隙末』者以此。

二

胡文忠氣度局量在有清中興諸大吏中爲最寬宏，當咸同之交，曾氏兄弟用兵

皖鄂江贛各省，胡氏虛已以聽，周旋于親貴與諸將帥之間。其調和維持之功，實非局外人所能洞悉。卽曾文正亦謂其進德之猛，實所罕覯。惜其中年捐棄，不然其功業當在曾左之上。

三

左文襄天資豪爽，在清季諸人中爲獨樹一格，然其爲人頗喜鋪張夸飾。彼于曾氏兄弟攻破太平天國（南京）時奏報清廷之文，頗多微詞，所言固甚中曾氏之病，然其攻勦新疆也，勞師靡餉，以少數回民盜弄潢池，而動十萬之帥，圍攻數年，僅乃克之。後世言邊功者，每侈談左氏『頭白臨邊，』古今罕覯，實則亦未免爲左氏鋪張所誤！曾文正招募湘勇以抗太平天國，謂之湘軍，李文忠募淮勇繼之，謂之淮軍。淮軍軍費共四千萬；湘軍亦如之。然左氏勦回則前後用去八千萬兩，恰等于湘淮兩軍軍費之合，卽文襄自身亦不得不曰『慚愧慚愧！』

四

李文忠爲人，在余看來，未可厚非。彼對于新政的遠見實比曾左胡高明。且

彼對于一事一物都肯虛心研究，不敢自是。如與外人交際則必先請人爲之講解『進退揖讓』之節，曰：吾一人代表國家斷不可失之輕率。（說到此處記者插口問道：『李文忠多有謂其爲官未免貪婪，確否？』）至於有人謂李爲貪婪，實亦不確。接收淮軍某大官告我：李交代淮軍時，所有剩餘餉銀一百餘萬均掃數交出。據說，李實未嘗爛取國帑以入私囊。（記者按：老人在淸季與李合肥爲知交，其言似非虛造，然就余輩所知，證以俄國維特伯爵的記載，李與張蔭桓諸人，實有受賄賣國之嫌，姑誌之，以待史家的公評。）

光宣之際，如吾省馮夢華，韓紫石輩亦皆爲官淸愼，在君主專制時代，固屬難能可貴，卽置之民國，恐亦爲鳳毛麟角。彼等爲督撫或司道多年，仍是兩袖淸風。今則不然！一師長，一縣長，三數年，便腰纏十萬或百萬矣！四川軍人預征地丁錢粮，竟至民國六十年，而江浙農民之苦，亦不亞於四川，天下安得不亂！

一九三五，十，九。

四　袁世凱之為人

袁世凱幼年在家遭了訟案，往依吳小軒（長慶）。吳與袁氏先人本為世好，遂收納之。時吳為高麗欽差，彼隨從至高麗，因緣際會，得由末僚而知府而道員，由道員而駐韓商務大臣。余與吳小軒為至友，袁因以前輩視余。邇時鬱鬱末僚，嘗問計于余：如何可以飛黃騰達，直上青雲，余會其意而笑謂之曰：『惟厚賂宦官，由宦官而結納親貴，便可越級而升，官至督撫不難也，』袁果信之，如法泡製，其效立見。袁氏復欣然告予曰：『驗矣！』復又問余曰：『先生見事如此透澈，代某籌策如此奇效，為何不躬自為之？』余笑應之曰：『余言之而不能行，是以未免終為書生也！』彼不知余之前言本出之以戲謔，而彼則奉之以為作人

科律，又竟由此而售，遂以為我之為人果亦猶是，其淺薄如此！而民國竟以此人為開國總統，國事又安可問耶！

袁氏之為人如此。其頭腦始終不出封建帝王思想，其視民國也本如無物，故對于總統絲毫不感興趣。且彼之左右又皆欲『攀龍附鳳』『封妻蔭子』于是便千方百計擁袁做皇帝。當時余為參議員，袁命其長子克定宴余及侯官嚴復等，徵求余等意見，余告之曰：項城果稱帝，國民對之是否帖然，姑且不問，外交方面，必有強鄰藉此百端要挾，以遂其大慾者。袁克定唯唯不敢決。未幾，彼又宴余等，欣然相告曰：外交已無問題，日本方面表示贊成。余知非口舌所能爭，遂不多言，而嚴幾道氏遂與孫毓筠，楊度諸人，入其網羅，組織籌安會，鼓吹帝制，號稱『六君子，』其在小站練兵所造就的一班武人如段芝貴，張懷芝，倪嗣冲，等則自稱各省公民上表勸進。日本覷破袁氏心肝，乘虛而入，于是而有廿一條的要求。袁氏既欲稱帝，勢必結歡強鄰，以為鎮壓國民反抗的奧援，其不能不惟日本之命是從，勢也！二十一條中所謂第五條（此項完全把中國統治權置之日人操縱

之下）一方面爲希望條件，不强迫袁氏允諾，使袁氏好藉此欺騙國民，以爲『據理力爭』好似彼輩尙非甘心賣國者然。一方面伏此一項，預爲後來進一步吞併中國地步。今則併此第五項亦不算奇事，且更有甚於此者矣。袁氏作俑之罪，固不容誅，然而就今日之局勢觀之，徒責袁氏，實爲不恕！

袁氏之所以身敗名裂，國家亦因之而殘破不堪者，皆私之一念害之也。彼欲帝制自爲，故不得不以國家爲其帝位之犧牲，因此，更不得不『諱疾忌醫』『作僞心勞日拙，』結果，當時國民以及天下後世皆對之齒冷，眞正値不得！余願今之爲政者，凡百政事全取公開態度，對於外交尤應如此。無論强鄰對我何種無理要求，均須隨時隨地，盡情宣佈，使全體國民知所戒懼，不致醉生夢死！且使强鄰知政府諸公尊重民意，爲民衆所信賴，亦斷不敢如此肆無忌憚。觀日本歷來對我要求，其第一條件，便是要中國政府嚴守祕密，雖其設詞或曰，避免他國干涉，實則懼我民衆羣起而反對之，彼將一事無成也！然而吾國政府自前淸以及袁世凱以來，均奉命惟謹，一切外交，諱莫如深，斯眞大可哀矣！一九二五，七，十。

五　上下相蒙

國之亡也，莫不亡於上下相蒙。明朝無論矣，有清末造，此種現象更是層出不窮，中國的外交屢次失敗，割地賠款，何嘗是戰敗的結果，都是守土官吏平時則文恬武嬉，戰時則聞風而逃，逃之後又復揑造事實，欺蒙政府，以致陷國家於屈辱窘迫而不之惜，只要他們自己借此得免於拏問，或升官發財便得，此種事體，我所耳問目覩的眞不一而足，茲舉其要者略述數事以見一斑。

當鴉片戰爭既起，英國兵船唾手而得舟山縣。當地守將，不戰而逃之後，上了一個奏章給政府，說明英兵佔領舟山的原委，他說，我們的防禦是很嚴密的，砲臺也很堅固，守土將士亦皆忠勇奮發。不料英夷乘着該地土人賽會迎省之際，

裝着鄉民進城進香的模樣，闖進舟山，雖經殊死抵禦，無奈敵已入我門戶，無法抵拒，只得退守，云云。你想：外國人的面孔同中國人的面孔相去天淵！他們如何可以裝扮中國的鄉民模樣？稍有常識，便知其妄，然而清政府竟被他瞞過，眞是可笑！

當英國已對中國宣戰並佔領舟山以後，上海的鎭台上了一封公文給制臺說：卑鎭對於防守上海事宜已有十分把握，我把我的部下的兵士從上海一直紮到舟山，層層布防，步步爲營，那怕夷人來攻？你想：那時的鎭台照例額說，固然有好些營兵，然而他們自上至下，沒有不吃兵額的，所以實際上，一個鎭台那時至多不過一千多名老弱殘兵，從上海到舟山，有千把幾百里路，怎樣能以用他一千多兵去布滿？這不是一個大笑話嗎？然而清廷不察竟爲所騙！

再者：我們鎭江那時城上原來安設了幾尊自造的火炮，當英國兵船停泊在鎭江江面時，城上守兵已聞風先遁。有一個剃頭司務，下午生活做了之後，吸着烟上城隍上面閒逛，看見有幾個鐵砲在那兒，他本人並不曉得這種東西的厲害，並

且不曉得裏面裝滿了子藥。但他的下意識却已知道這是做什麽的，偶然用他的旱烟頭對着鐵砲後門敲了兩下，那曉得烟袋的火正碰着引火繩，於是轟然一聲。這個剃頭司務看見闖了禍事，連忙偷偷地跑了。但是他這無意中的一砲却正打在英國兵船上，雖沒有打到要害，然而總算是打中了，英國兵船的艦長便着了慌，以爲中國起來反抗他了，並且已有很好的砲手，這還了得，『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於是，英國兵艦眞的開跑了。鎭江的守將本來聽說什麽人放了砲打了英國兵船，以爲這末一來，要『吃不清兜着走』了，後來，聽說，英國兵船開走了，他們却堂哉皇哉，上了報捷的公事，鋪敍他們怎樣對英兵作戰，怎樣開砲，怎樣打得英國兵船喪胆而逃，一篇『丑表功』的文章，說得天花亂墜，清廷果然照着斬將搴騎，攻克城池的先例，賞賚有差！這些零星的軼事，似乎有點不盡情理，然而確是清末的史實！（記者問：現在的中國當局視前清末造怎樣呢？老人只露出滿臉的苦笑來！）

一九三五，十，一〇

六　德俄之戰與日俄之戰

記者　今日叩老人以意阿戰爭若果延長，歐洲局勢，將有若何變化？

老人　大聲道：變化大着呢！若果戰事延長到幾個月，歐洲便會大大地改觀。因爲德國必然要趁着意大利無力顧及歐洲的問題時，與奧大利，匈加利及波蘭連合，這種連合結果就是對法俄的戰爭。

記者　又問：若果德與俄法果有戰爭，勝利究竟是在那一方面？

老人　斬金截鐵地答道：勝利自然在蘇俄。因爲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有蘇俄那樣的強力；因爲除了蘇俄，沒有一國不是四分五裂的，他們的政府對於人民只能拿住一小部分，對於一大部分是處在敵對的地位，所以對外的力量是要大大地

打折扣的！蘇俄則不然。他有一萬萬幾千萬人民，他的人民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他們無論對於什麽事體都是用全國的整個民衆的力量去幹。就是說，他們把一萬萬幾千萬人民結成一個單一體，試問世界上有那一國能以集合如許的力量去和他廝拚？結果，只有他能以戰勝敵人，單就這一樁說，我是贊成蘇俄的。不過他的集中主義太厲害，結果，個人得不到什麽自由，這一層我是大不以爲然，也就是我們不同的地方。

記者　又問：若果德俄戰爭起來，日本是否和德國結成聯合戰線，東西夾攻呢？

老人　很愼重地答道：自然，日本的軍閥們很願意這樣做，但他們若果不先把中國問題妥當地解決了，那他們是不敢動手的呵！因爲日本的軍人雖然對中國是萬分顢頇，但他們對於蘇聯，恐怕不敢這樣造次罷！

記者　又問：老先生所謂對『中國問題妥當地解決』是不是指把華北政權完全拿在手中而言？

老人　搖搖頭：這還是形式！這一層或許在日本的軍人不大爲難，我的意思是說：日本若能把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國家觀念，以及人民實際利害的衝突，消滅得泯然無跡，那時，他們便可放手同蘇俄作戰，不然的話，恐怕要日本軍閥政府的命的，不是蘇俄，而是普遍地深入中國民族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情緒！

記者　又問：華北問題，照現狀看來，日本帝國似乎已沒有什麼憂慮？

老人　又搖搖頭並且擺手抗聲道：不然！不然！日本帝國絕對不能達到這種目的！須知中國究竟不是朝鮮，台灣。他的政治，在現在雖然令我們處處抱着悲觀，然而他的社會深處却燃燒着火山似的烈燄，這種烈燄是近數十年來的中國自身之發展與國際間的歷史所賜與，任何強力都不能消滅，不但不能消滅，日本政府的行動適是『火上加油，』終久他只是『惹火燒身，』『蠶蠶自縛』罷了！

記者　又問道：『然則日本帝國終不與德國東西夾攻蘇俄嗎？』

老人　道：這自然難說！或許日本政府要視此爲千載一時的機會，到了那時，歷史是會給他一個正大公平的嚴厲的裁判！

一九三五，十，十三，

七　關於本屆全國運動會

記者　日來在上海開的全國運動會，老先生對之有何感想？

老人　我對於這個運動會很有許多感想。先就好的方面說，在這個運動會中，全國有三千多男女選手，他們有健全的體格，有各種運動的技能，凡於東西洋青年學生所能以表演的技能，他們也都能應有儘有地表演，與東西洋所謂文明國家的運動家相比，可以說，毫無愧色！而且我們的所特有的體育如太極拳，實比西洋的各種激烈運動更有益於身體。總而言之，這個體育會，就是表現給世界各國人士看：他們所能的，我們也一樣地能。我們平常最惹西洋人看不起的，就是中國的女子，他們以為中國女子總是小脚並且纖弱不堪，現在我們的女青年的好

身手，那一樣比她們西洋女子不如？她們一樣地有西洋女子的健康美，而且是獨具東方風格的健康美！說到這兒，我非常快樂！

記者　老先生足跡遍東西洋，在老先生的觀察看來，東西洋文明國的女子品格比之我們中國的女子究竟如何？

老人　那也要算我們中國的女子為最好。西洋的女子，譬如德國或法國的罷，百人而九十九都淫亂不堪，就是說，她們無所謂貞操。政府大員都是公開的宣淫。在巴黎有一個笑話，叫做『評簫，』怎樣叫做『評簫』呢？就是巴黎有一個頂出色當行的名妓，她的色藝俱佳，而尤善於評隲當世名人如達官貴人的下體——生殖器，那時凡巴黎的名人的下體沒有一個不經她鑒賞過，評隲過的。生殖器形式洞簫，故名曰『評簫！』這種事情，在我們中國的社會中從來不曾有過。在東洋某國也和西洋一樣，彼國女子與人發生肉體的關係，簡直是家常便飯。當我在東時，有一個法國朋友，他是法國駐日大使館的參贊，曾經告訴我，此間的女子最好納交，任何女子只要我看中了意，沒有不是『探囊取物』似地，從心所

欲。但是我曾戀愛一個廣東女子，用了三年工夫，竟然不曾到手！任你送她什麼東西，都不能打動她的心！云云。這一層我們中國人也足自豪！但是足下要明白：我的意思不是要我們的青年男女故步封，而是要她們知道：我們只須學人家的長處，但不得連我們的自己的長處也拋棄了。

記者　老先生對於中國男女的體育問題及我們中國女子所固有的長處，說得非常中肯，但是老先生相信中國的女子將來不會也變成和東西洋文明國的女子一樣的行爲麽？

老人　這却不敢說，但我總希望她們要保存着我們的固有的好處，以人之所長，補己之所短，最妙！

記者　但是我對於這次體育運動會的意義，還要有所請敎，就是在這個國難臨頭的時候，朝野上下用全力來幹這個運動會，對於亟亟可危的國家局勢究有幾微之補否？

老人　（搖搖頭並且蹙額而歎曰：）那却是『文不對題！』『文不對題！』

這種選手運動不但於國家前途無幾微之補，並且有害於全國民衆一般的體育運動，因爲這種運動是畸形的發展，只足以聳動人的耳目而已。且就余個人辦教育的經驗看來，此種運動給各校的學生造成一個特殊階級，這些選手平常只注重運動，十有八九，其牠功課都不能及格，然而學校當局爲的要他們在運動會上撐門面，遂對於他們事事優容，結果遂害了他們。待到他畢業以後，除了在學校中任畸形的體育教習外，簡直沒有牠種生活技能，這實是當前一個大問題，余希望全國教育界諸君子深切地注意及之！申報記者似已顧慮及此，（見十月九日申報時評，）可見非余一人之偏見也。

一九三五，十，一四。

八 中西學術的談屑

『致知在格物』 這一句話，在哲學問題上，非常要緊。所謂『致知』就是哲學，卽西人所謂 Difinition，所以 Philosophy 應譯爲『致知』，『哲學』二字實不妥當。致知的工夫卽是格物。不過中國二千年以來，沒有人眞切懂得這兩個字，朱熹的話，所謂『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實在是『囫圇吞棗』，沒有道着痛處，到了陽明，更是笑話，他遇物便格，弄得頭痛，更是不曾摸着『格物』一詞的邊際。實則所謂格物，第一步工夫就是把各種事物下一個 Debinition. 這個字，徐光啟先生把它譯做『界說』，眞是恰當之至。所謂界說，就是『分析』，就是把事物分成各種類別，使牠有一

定的界限。（記者按：荀子說：『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爲害矣。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而後止。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而後止。……』（見正名篇。）亞理斯多德之所以爲西方哲學的開山老祖，其功也就在於『分類』，在於創定『界說，』給後人指出致知格物的門徑。（按老人此種說法，殆就形式邏輯的哲學言之也。記者。）

『方程』與『比率』　余少年時代，研究數學，對於中國的九章頗曾用過一番工夫，中國的『勾股』就是西洋數學當中的微積分：而中國之所謂『方程』就是西方數學當中的比率。方程之義古云『方此程彼』，譬如『一與三之比』的一個算式，以此一方式爲比方（亦云『效也』『倣也』），爲準則，便可以推出『彼』一方式，就是『程彼』如『三與九』之比，這便是比率。

『少廣』與 Extension。Extension 義云『擴大，』『外延，』『伸張』又曰『廣袤，』在數學上則爲以長度，闊度，高度，加上時間（故稱之爲四度空間，）以測算物體的方法。中國數學上的少廣，也是推算從小推而廣之的數目，物體或時間的。『少廣』就是西洋數學上的 Extension。所以譯 Extension 爲『少廣，』以余之意，再恰當沒有了，把中西的數理，融會貫通起來，也是我們研究西洋科學的一種樂趣！

一九二五，十，一五。

九 我的幼年

我的祖籍原來是丹陽，而我自己却生在鎮江。兄弟五人，夭者二而存者三。余居次，後來做『馬氏文通』名『建中』的，是我的老三。父親年十四歲時便孱弱多病，因研究醫學；廿七歲身體重新健康起來，遂在鎮江行醫。他的心非常慈善，對於貧窮人家，一律送診，分文不取。遇有害瘡疥癰疽等症的，親手替他們洗滌，敷藥，包紮，我小時看見了便噁心，他却處之怡然，一點也不怕齷齪，其惜老憐貧如此！

我八歲在家塾裏正式讀書，到了十一歲時，獨自一人從鎮江跑到上海來。我走的時候，父親母親都不曉得，自己積得幾塊錢盤川，搭了內河民船，遂離開我

那可愛的第二故鄉（鎭江）。現在從鎭江到上海，若是坐火車，頂多不過四五個鐘頭，趁大輪也不過一天的工夫，但是我那時坐民船却整整走了十天。

到了上海之後，因爲友人介紹，我遂到徐家滙這裏來，進了法國人的天主敎會所辦的學校。當時這個學校只有四十個學生，我在同學中間，天資還不算壞，晁敎習很喜歡我，他敎我各種自然科學，我非常有興趣，而我對於數學更特別歡喜，到了我的自然科學有了一點基礎時，他又敎我致知學卽世俗所謂哲學（從古代哲學到現代哲學，）我這時已二十歲了。然而當我十四歲時，已在學校任助敎的職務，一面當學生，一面做先生。因爲我的國文比較有點根底，本校各班的國文，經學，都是我敎，這其間我却得了不少的敎訓和經驗，『敎然後知困，』於是我的學業，自己覺得比從前更有進步，更加切實。

到了二十三四歲時，我開始學習天文學，並且一方面硏究西洋的數學，一面硏究中國的數學，如開方，勾股，等等，初學時甚爲艱苦，中國算術中的開方中有所謂『赤方』『王方，』當時我簡直莫明其妙，後來不知道在一本什麽書上，

看到這種算法，始得到理解。我得到會通中西數理的樞紐，心中異常快樂，眞『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我研究數學，幾乎發了狂，夜間睡覺的時候，仰視帳頂上，都隱隱約約，閃閃灼灼地出現了許多數目字，夢中也發現四處都是數目字，於是我始悟韓昌黎所謂『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意境，實爲萬學之士的甘苦之言！

後來我又讀了四年神學，神學在教會學校中是最高的學問，又做了一年爲神學而做辯護與宣教的研究，經過考試之後，我得了神學博士學位。但是我雖研究神學，却沒有放棄我的數理的工夫，我遇到對於數學有創獲時，都筆之於簡册，後來竟積有一百二十多卷，余命名曰『度數大全，』惟在少年時代，一往直前，不知道愛惜和保存以前辛苦所得的成績，公之於世，遂令其散佚無存，到今兒想來，實有點可惜！

一九三五，十，一五。

十　獲得神學博士學位以後

余正式在學校讀書的生涯，至獲得神學的學位便算告終。畢業而後，我們敎會裏就敎余在徐匯中學任校長並兼任敎務。余當時的硏究有三方面！一，神學，二，哲學，三，數理。神學爲我們宗敎徒必修的科學，而且爲最高的學問。哲學與數學則爲余最有興趣的科學。神學的對象爲第一原理，爲造物主，其最終解答爲不可知，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而哲學與數學的對象則爲可知之物，卽由渾而求其晝；由顯而求其微；由具體而求其抽象，或由已知推知其未知。余當時雖任敎職，却仍努力於斯二者；但余對於校務與敎務亦未敢絲毫忽視，學生每逢考試（科學與童子試）應試者

頗多，余必親自送考；說來也很奇怪，這些學生雖已入學堂，而應舊時考試者反多能獲選。故余雖爲敎徒，而對於學生的中國經史子集之文的講習，頗知注意。敎會中人因此不放心余，懼余把學生都變爲異敎徒（孔敎）遂命我專任研究天文的責務。但這時徐家滙還沒有現代研究天文的儀器，只有利瑪竇從前用過的一架舊儀器，『英雄無用武之地，』於是就轉而專攻數學，但是，就這樣他們還不放心我，終把我調到南京，派我譯數理諸書。余頗不耐，因爲余在徐家滙已譯著有數理書百餘卷，盡皆束之高閣，不爲余印行問世，多譯多著何益？（余意當時余之著述之不能出而問世，實有兩種原因：一，不以余爲然者的作梗；二，無人能鑒別余的著作的好壞，遂使余數年辛苦，付之蠹魚！）兼之，當時在南京敎會中一個厨子是一個極齷齪的外國人，他做的飯食簡直不能下口，而且極有礙於衛生，於是我就不辭而別，自己一個跑回上海。

這時予長兄『建勳』在淮軍辦理糧台，深得李文忠公的信任，而山東藩司余紫垣先生，是長兄的至友。因命予往山東就余學習作官。余因家兄之故，極優待

予。又因予謹慎，遂命予掌理文案，後來他兼署魯撫，遂把他的藩司的牙章交予，除極必要的公文須請示於彼者外，均由予代爲畫行。余藩司的幕僚以及山東官場中人，皆樂與予談，因爲那時一班旗漢的官僚，眼光均未出國門一步，對於世界各國的情形，一點也不曉得，予則與教會中西人往來者多，又因余多讀西書，故東西南北，四海九州，上天下地，無所不談，這在那班面團團的朋友們看來，我實在了不得，故遇有國際問題發生，多就商於予，然而彼輩因謬於中國獨尊之見，總是『夜郎自大，』與之談瀛寰事，猶之乎同他們談西遊記『華胥國』差不多，未嘗置信也。李文忠却不然。文忠極好問，彼與曾文正不同：文正莊嚴自重，文忠則脫略禮貌，好與屬僚談心。有不知未嘗不問，問後未嘗不解。余嘗爲之講述西洋哲學問題，文忠聞而豁然貫通。忽一日問同鄉某道員道：『何爲拋物線？』某答曰：『撒溺就是拋物線：』文忠啞然！文忠之問固可欽佩，而某道員的善於譬喻更是妙不可言，眞如莊子所謂『道在溲溺』了！

一九三五，十，一六。

十一 楊谷山孝廉服官秘訣

余前面已說過，余紫垣先生很優禮予且信任予，當他兼署山東巡撫以後，便委予接任山東濰縣機械局的差事。當時這等局所都是紅候補道的美差，他們只要得了這種差事，便可賺一筆大錢。我却是一個書獃子，方在強壯，滿心想做事業，並且極力要好，但是也就馬上碰壁，山東機械局也是那時的新政之一，聽我差遣的人員不下一二十位候補官員，工人有二三百人，還有二百多名衛兵，局長月薪五百元，這是那時山東候補道班的差事中最高的薪金，局長以下，依次遞減，但薪水都比其他局所為優。由此就可見全局的開支是如何浩繁了。但說到牠的成績那眞令人好氣又好笑，氣要氣得你怒髮衝冠；笑要笑得你肚皃作痛！所謂機械

局其實就是製造槍械火藥的工廠。試問牠每月造多少槍隻呢？在余任事之前，十天只出一隻槍（記者按：現在的政府究比前清高明多了，譬如馬尾的海軍飛機廠，每年能造一架飛機，雖然重要機件還是舶來品，然而飛機是如何龐大的東西，一年一架，在中國已屬難能可貴，那時山東機械局，視之誠有愧色！）牠造子彈火藥也都用的是土法，每月出品自然同樣有限。予任事之後，完全改用西法，製出火藥，要合三錢五分一斤，但是呈報到了戶部（卽現在之財政部）戶部批駁了，說是照例，火藥每斤只費成本七厘，如何現在反要三錢五分一斤？不准。實則從前的用土法所造的火藥成本雖輕，然而牠的質却較余用西法的出品差得遠，就是說，用西法所製出的火藥其爆炸力比用土法製的強得多。但是上行下的公事是沒有理可講的，怎麼辦呢？於是就不得不請教於戶部中的部員，適有戶部郎中楊谷山孝廉，是予長兄的朋友，我寫信去問他，他回信說：這事容易，你把『斤』字改做『磅』字，重新呈報上來，我包你批准。余如法泡製，果然，不久戶部回文到了，『准如所請，實報實銷』，你看！前頭三錢五分一斤（十六兩）說是太

貴了，不准；後來三錢五分一磅（十二兩）倒准了。前清政府的官吏，尤其是旗人中的官吏之昏憒糊塗到如此地步，焉得而不亡！

說到此地，余又想起了楊谷山孝廉的另一妙論。他在李文忠公處過得很久，深知文忠之為人。他告余說：上公事給中堂到了公文的末尾，總要故意弄出一兩句似通非通的話頭，中堂雖然身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一日萬機，然而他的書生積習未除，遇到屬僚上他的呈文之中有一兩處不通的，他一定援筆批改，但是改過之後，這件公事便立刻發下施行。若是你的公事做得一點瑕疵沒有，他看過了，隨便朝旁邊一放，那就不曉得什麼時候，才把牠批出來。這也是我屢試屢驗的。一個身當大任的人，只要有一點短處，左右都要乘隙而入，此在專制時代，固然沒有例外，即在現在也不是什麼罕見的事，社會未底於眞正的民主政治，此種現象絕不能消滅，無論如何明察的人都無術以自免。

一九三五，十，一七。

十二　文談

記者　老先生對於中國文學有什麼見解？

老人　以余看來，研完中國的古文，自然要以左氏爲第一部好書。牠的好處在什麼樣的體格都完備，什麼樣的美都有。有時候大氣磅礴，眞似長江大河；有時候細針密線，又似天衣無縫；有時挖苦人挖苦得刺人骨髓；有時同人辯駁又語妙天下。此種謹嚴巧妙，幾奪天工的文章，不但在過去的文言文當中，視爲宗匠；卽現在做白話文也應當奉爲圭臬，至少要把牠的不朽處承襲將來。

記者　太史公的文字怎樣呢？

老人　太史公的文字實在是直接左氏的薪傳，不過左氏之文，只是所謂『記

言』『記事』之文，而太史公則進了一步，他的史記實是對於當時政治的一個反動。他的史記不獨記言記事並且含有一種極悲憤的情緒，如他的『游俠列傳，』竟說出『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話來，這已非左氏之文所能有。至於他的平準書，尤其是貨殖列傳，更足見遷史的經綸。

記者　左傳文字前半部與後半部簡直兩樣。前半部的局勢謹嚴，後半部的氣度恢宏。……

老人（反向一句）什麼道理呢？

記者　或許是春秋前一期還是封建經濟時期，局度還限於部落的比較狹小的範圍中，到了後來，經濟發度，交通日繁，商業資本形成，已開戰國之局，故其爲文亦變而爲浩瀚雄偉。

老人（點點頭又道：）說也奇怪！左氏與司馬遷之文與李杜之詩，眞是百讀不厭。李太白的天馬行空的天才，眞是『黃河之水天上來，』但是他的詩却不能學，我們亦不宜敎後生去學他。杜工部的天才不亞於李白，而他的性格却與李不

同，他處處要積極救世救國，悲天憫人，而他的詩又字字句句用力，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他的詩也是無美不備，細膩處眞是『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意境高妙處，却又是『想入非非；』我們雖然學不到牠，其實更不必死板地模仿牠，然而牠確實是中國文學上一個極好的模範。不過杜詩雖是千古不朽之作，而他的賦却就一無可取！於此已可窺見文學與實際的社會生活密切的關係！

記者　唐代詩人以李杜爲之最，而文章則多稱韓愈，所謂文起八代之衰，先生以爲如何？記得顧亭林曾說過，假使韓文公僅作『原道』等等幾篇文字便無瑕癡可尋（大意如此）實則此言大謬，先生又以爲何如？

老人　韓愈的『祭十二郎文』實在是一篇好文章。至於『原道』諸篇所謂文起八代之衰的文章，實在不成東西。後人之所以稱道他的，全是儒家守舊的見解，不足爲訓，足下之意恰與鄙見脗合。祭十二郎的好處就在牠完全出於天眞，不是矯揉造作的。這其間也透露出文學上的必要條件。　一九三五，十，一八。

十三 我與高麗

余從山東濰縣機械局交卸以後，即離開那兒，後又奉李中堂之命去那兒調查礦務。余告中堂，山東無多礦產，何不到山西去調查？中堂慨然道：此非余權力所及，奈何！余遂往，勾留半年。余留山東前後計有三年之久。光緒七八年間（一八八一——一八八二年）隨黎公使（蒓齋——記者）赴日，任領使館參贊，後改任神戶中國領事，約大半年，旋因大家兄病，回國，到南京。適李中堂輪泊金陵，友人慫余往謁，時爲七八月之交。余着紗馬褂，紗袍，見中堂。中堂一見之後，便命余隨往天津。余一身之外，無一物，隨侍中堂做長談。中堂面艙門而坐，余則背艙門而坐。輪出吳淞口時，皓月當空，涼風颯颯，已是深秋氣候。中堂御

棉綢短褸，而余則單紗被體，寒氣砭人肌骨，然而余時作客，不便多言，只得勉強支持。中堂初不留意，後忽然看我獨着單衣，回顧自己，猛可地道：『來人！快開余衣箱，檢兩件衣服給馬先生穿！』其待人之不居常禮，而寒煖與共如此！

到天津後，適高麗政府向中堂請派二舍弟建忠（號眉叔）往韓，襄助辦理該國改革新政事宜，中堂方需二弟甚殷，不能放他去，遂命余前往。高麗政府亦曉得我，表示歡迎，余遂乘丁雨亭（汝昌）兵艦赴高麗。原來高麗政府分兩派：一派以大院君爲領袖，反華親日；一派以閔妃爲之魁反日親華。余到韓後，首請彼政府編練新軍，改用西洋操法，請先以千人試辦，不到一月居然步法整齊，軍容甚盛。次則整理他的外交，從來西方人士對待中韓政府外交官吏，傲然自大，一點禮貌也沒有，余則先就學問知識方面折其氣，並暗示彼等：君等勿傲然視中國人士；君等所能，吾亦能之；君等所知，吾亦知之。然後居之以禮貌，繩之以法律，不久，他們便彬彬有禮。但高麗政府暮氣已深，余雖拚命地賣氣力，他們始終口是心非，敷衍搪塞。舉凡我所條陳的應興應革事宜，開頭時，他們莫不一口應

承，卽時興辦；然而過了兩天再去問他，則又喃喃然答道；『容再商量！』於是百般計畫都銷縻於無何有之鄉了！

余所處的地位如此困難，所謂『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又默察高麗社會的等級制度太嚴，如全社會分三等：貴族，士大夫，民。平民不得與貴族士大夫齒，雖位至將相，見了貴族或士大夫還必定要磕頭行禮。此種腐敗情形簡直和中國一樣，故全常言：中國者放大之高麗；而高麗卽具體而微之中國也。因是我就回天津見李中堂，報告一切，並陳明不願再去，中堂問：何以故。余勸中堂對高麗應早決定政策：或聽其自主，中國脫離關係；或實行干涉，派幹練親差大員，率兵前往，作有力的指導，高麗始有挽救的希望，中堂道：大情國我都不敢保他有十年的壽命，何況高麗？言下有不勝其太息者，然而中堂之言却果然應驗了！

一九三五，十，一九。

十四　袁世凱與丁汝昌

袁世凱與丁汝昌這兩個人都是中日戰爭中的重要脚色，也是余在高麗時與之極有關係的人。袁世凱到高麗時，年紀還輕，大約只得十九歲的光景，在中國軍隊駐紮高麗的總統吳少軒（長慶）之下當一個小分統，余在高麗任改革彼邦政治襄助事宜，與吳總統開誠相助，關係極密。而吳又與家兄爲把兄弟，故視余爲兄弟行，呼余爲『老二』，而以老大哥自居，故袁對余甚恭謹。但余對袁凡百皆處之以公正的態度，袁往往以私相干，余不能盡如所願，故毀余於吳，說余常挾妓飲酒，在公署帶着妓女睡覺，官方不檢，吳小軒人甚正派，且平生不二色，所以最討厭這種事情，袁的讒言，吳雖不完全相信，然心中終有些懷疑，且他又待余甚

厚，必須將此事調查清楚，弄個水落石出。一日清早，（大約四點多鐘）余方在酣睡，小軒忽一人跑到余的辦事處，直入臥室。余一榻獨眠，相見甚歡。余問彼：何如是之早？彼含糊應之，未嘗明言所以。余問彼：用過早點否？彼答道：不曾。余又曰：我命厨房預備一點咖啡麵包做兄早餐。彼道：不必。遂命余陪彼到余辦事處中各房參觀一遍，匆匆而去。余當時茫然，後來才曉得是這末一回事！余莞爾而笑道：不但在余房中找不到女子，連一隻繡鞋兒也找不到！然而余對袁並未嘗有所嫌怨，因爲余那時氣概方盛，自待甚厚，不把此種事放在心裏，到了余要回天津時，袁來見余，求余替他在中堂處說好話，保薦他爲駐韓商務委員，余應之。見中堂提及此事，中堂道：這個年輕孩子，如何可當此任？余因知高麗之事已無可爲，而一時又無相當人材，遂將此事陳之中堂，中堂遂允所請，而袁氏遂彈冠相慶矣。世人有責袁實係敗壞中韓關係與引起中日戰爭的罪魁，言之固未免誇大，然而袁之作官心切，對於國事本無忠誠，惡惡而不能去，余亦不能辭其咎！

丁汝昌本為捻匪出身，人甚粗鹵。後為李中堂收撫，遂任海軍將領。他的為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色，到了每個地方，都要叫些妓女狂歡。但是他的精神却好，一旦上了兵船，便一心幹事，不敢怠惰。兵船行駛時，他總是登在舵樓上，看着舵手駛舵。中日之戰，中國海軍精銳，全為日本所殲，丁雨亭也殉難。他的死實在很苦。當時中國本有四隻『元』字號的大戰艦，惟艦長（多福建人）皆庸懦不堪，未見日本兵艦，先就棄船而逃。而且日本陸戰隊由山東日照登陸，沿途經過吾國砲台毫未遇着抵抗。到了威海衞，砲台長官又不戰而逃，以武器送給敵人，於是日本兵就用中國砲台的砲攻打丁雨亭所統帶的兵船，丁雨亭苦戰三月，日本終日砲擊，竟未能加害於他，然而他終於不屈自盡而死。據說，日曾服其忠勇，屢往說之，勸其赴日，皆被峻拒。世人紛紛說彼已降日本，並做了日本的駙馬，眞是妄言！那時中國海軍還有一件最痛心的事。就是中日海戰之際，中國兵船開砲，砲彈落在日本兵船上多不炸，剖開看看，則所謂彈藥皆是泥土！一國不能自製軍械而仰給於人終免不了此種痛心之事，古人說的好：『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悲夫！」

一九三，五十，二十，

十五　和百十來個鷄毛帚周旋

武昌起義後沒有好久，江蘇的黨人聯合新軍，也驅逐了盤據南京的張勳。江蘇巡撫程雪樓，便丟了紗帽，做了本省的第一任都督。但是當時江蘇（其他革命的省分，想來也大致都和江蘇一樣！）的頭一任都督實在不容易做，因爲一些革命黨人和一些新軍的下級將領，都榮升了高級將領，在那時，還了得！自然都是天之驕子。有一天不曉得因爲什麼事，有百十來個革命的軍官都穿着禮服，頭上個個都戴着禮帽，帽兒上都高高地插着一個白雞毛帚兒在都督府的大禮堂上叫罵喧吵，互相爭功：甲說：張勳是我趕走的；乙說：天寶城是我打下的；丙又說：不是我從孝陵衛衝到城邊，接應革命軍如何使張勳喪膽，棄城而逃？鬧得一塌糊塗，

甚至要揮老拳。程雪樓本是一位好好先生，又是初從滿清脫殼的官吏，已對這些革命將領輸了一籌，他嚇得簡直要『桃之夭夭』了，大家自然以為這一番關係太大，不放他走。他於是便轉而要求我去代他向這百十來個革命的『雞毛帚兒』說話，意思就是敷衍敷衍他們。我起初不肯，笑着說：對付這百十來個志驕意滿，將有大慾存焉的雞毛帚兒，絕不是口舌所能為功的，無奈程雪樓苦纏不過，於是就不得不冒險嘗試一下。

我見了那百十來個雞毛帚兒，一個開山白道：

『諸位！你們都是革命黨人！都是為革命而志願犧牲的革命軍人！但是我要說一個故事，比方給諸位聽：一個老媽子看護小主人，日夜吃辛苦，須得要報酬；但是皇太后撫養皇帝；皇后撫育太子，雖然，她們是在撫養一國的君主，功勞比老媽子看護小主人要大得不可比較，然而皇太后，皇后却不曾要報酬，要工錢。諸位！你們都是我們中華民國的皇太后，皇后，而不是我們中華民國僱來的老媽子！你們的功勞辛苦雖大，却都是分所當然！

這樣把他們一抬，他們始而有點茫然，雖然恭維他們了不得，骨子裏頭却是責備他們：『你們縱然對於革命有功，也都是分所當然，有什麽希奇？』於是那百十來個雞毛帚兒又快活，又難過，然而他們那種不可一世的氣燄，確實被我這一盆冷水澆下去了！於是我又接着說道：

諸位中間一定有許多讀過西洋歷史或是到過東西洋的，我且說一件事給諸位聽。當我在巴黎時，親眼看見法皇拿破崙第三的騎兵隊大操。當時參加操演的騎兵隊總有八千，一個立正的號令出來，八千騎兵在曠野中一並排站着，馬頭低昂一致，好像刀切是的，這樣的兵法部勒，可算是難能可貴，然而被畢士馬克率領普魯士的軍隊，打得他一敗塗地，身爲囚徒。諸位不要見怪！你們在軍事上有誰能以學得拿破崙第三百分之一二？我大膽說一句，恐怕未必！那末，諸位也就可以恍然大悟了！至於張勳本是一個粗鹵武人，其軍隊又不堪一擊；而且武昌旣下，廣東，山西，湖南，安慶，皖北，浙江，相繼獨立，其勢已成了貓兒爪下的小老鼠，然而許多的貓兒守着一隻小老鼠

，竟被他逃過江去，還有什麽功兒可言！……

這一番話說得他們狗血噴頭！然而轉而一想，他們今日要功索賞，固屬大失身分；但是他們總算盡了相當力量，於是又勉勵他們一番，不要自待太薄，要做『中華民國的皇太后，皇后，而不要自居爲一個傀儡，則某於諸君有厚望焉！』於是這一百多來個其勢泅泅的雞毛帚兒竟被我安然敷衍過去，替程雪樓唱了一齣空城計！想來眞是好笑！

一九三五，十，二一。

十六　辛亥革命後南京政府第一個黃花岡紀念日

辛亥革命後第一個黃花岡紀念日，南京政府開了一個盛大的紀念會，各界人士參加的很多，而軍人到的尤多。會場上的雞毛帚兒一簇一簇地，壓倒了一切，據說有千把。這些雞毛帚兒的人物都自居革命的功臣：人人都自以爲功高賁𡩋，心中『怏怏』，於是就形之於辭色，而『拔劍擊柱』藉端生事的情形，便時有所聞。南京政府大有『粥少僧多』應接不暇之勢。紀念會時孫中山亦在座。我向來是喜歡躲在人後面的，但是到了開會時，他們定要我說話。我當時看了那成千的雞毛帚兒的革命將領，感觸萬端，也想乘這個機會，一洩胸中的塊壘，於是我就不客氣走到演說台前。我說：

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又說：『人必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這兩節話皆是做革命黨的必要條件。但前一節的三句話，並不是並排的，而是說要不爲威武所屈，就要貧賤不能移，然而貧賤不能移，我們還可以做得到，至於富貴不能淫，便非有偉大的精神不能，所以這一層工夫最難。以上三者都是消極的革命精神。但是若果不具這三種精神，便休想積極奮鬥，所以『人必有所不爲』就是這三句的注脚。有了這三種『不爲』的精神，才可以做有爲的革命奮鬥。黃花岡七十二雄鬼就是這種精神的最好榜樣！

黃花岡七十二雄鬼，七十二烈士在生前都和我們在座的諸位同胞，尤其是在座的諸位革命軍人，一樣地有父母兄弟妻子兒女，一樣地有生活的慾望，但他們爲了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大多數同胞的父母兄弟，妻子兒女，拋棄了他們個人的父母兄弟：妻子兒女，爲了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幸福和生命，却先犧牲了他們自己幸福和生命。他們必然是先有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然後才可以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他們的死不是消極的自殺，而是積極的革命。所以我說，黃花岡就是我們在座諸位同胞，尤其是諸位革命軍人的一面鏡子。請諸位各人拿這個鏡子，趁着今天這個紀念日，先把自己照一照，古人說『人之心不同，如其面焉，』然而『誠諸中者形諸外，』大家對着這個鏡子，看一看，那你的原形：

(一)是不是眞正爲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大多數同胞的父母兄弟，妻子兒女而來革命，是不是爲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大多數同胞的幸福與生命而革命？』

(二)是不是可以做到『富貴不能淫……』返過來說，是不是爲着都督，總司令或大貴大富而來革命？

(三)諸位試將腔子裏一些東西，都赤裸裸地拿出來照一照，是不是有什麼自己覺得慚愧的地方？

一定是『肺肝如見』鬚眉畢現，』那這個鏡子(黃花岡)可以成爲一個

『凌煙閣，』也可以成爲一個『照妖鏡，』或此或彼，就在諸位的自身的行爲與方寸的作用了！

我並不是要借故罵人，實在是『心所謂危，不敢不言！』大家居然不以我的話爲太放肆，反拍掌歡呼，中山先生亦很以爲然，然而黃花岡究竟作了『凌煙閣』呢？抑『照妖鏡』呢？那却要國民自己來下判斷了！

一九三五，十，二二〇

十七 從高麗回國以後

我從高麗回國後，就跑去見李中堂，請他卽早決定對韓政策：讓其變成一個Independent的國家，或則積極整頓，做有力指導，如我前次所說的，中堂說『話固然是不錯，但要你自己去對總理衙門說去，我包你碰大釘子！』意在言外，就是說，他們如何能理解這些政策！我看了中堂這樣的掃興，我自然也就不多說了。從此以後，我便感覺到清政府的壽命已不得長久，旗人的腦滿腸肥已萬不足與有爲，於是就決計擺脫官場。這裏我要插敘我親身閱歷的兩件故事。高麗朝貢中國的使臣趙某告訴我說：高麗每年朝貢中國，照例進貢高麗參一千斤，白銀三千兩。使者到了北京，並看不見淸朝皇帝的面，所謂朝見，只是使臣到了宮內門

附近望着理藩院牆壁叩頭請安而退。趙某為高麗極有遠識與才幹的近臣，身受此種待遇，如好能有好感，而滿清猶夜郎自大，至死不悟。——這是一件。第二件是清皇室貴族之般樂怠傲，無所不用其極。旗人上自王公下至士大夫終日無所事事，甚至在戲院中過生活。光緒皇帝的父親是一個代表，他常在戲院聽戲，大腿蹻到二腿上，閉着眼睛，一手敲着大腿，拍着板兒，跟着戲台上哼個不歇！所以他們的知識都是從戲台上得來的。慈禧太后誇獎她的最得意的勇將道：『你是我的黃天霸！』你想可笑不可笑！我看到這兒，更把從政的心事打消得乾淨，又重新過我的書生生活。繼續研究數學，翻了一部數學書，又翻了一部西人優待海船水手的習慣法的書。但時事相迫，終不能關起門來享清福。李中堂時銳意舉辦新政，招商局辦理有年，然成効甚少，每年需要政府補助經費至八十萬兩之巨。於是中堂一面任余三弟建忠為招商局總理，一面要澈底明白該局在全國究有幾多財產。因三弟在中堂左右，一時不能離，遂命我赴各處調查，從天津，漢口，上海，煙台，廈門直到廣州，我都細細的把牠調查了一番。原來前清政府無論辦什麼

事情都是上下相蒙，報銷總是以少報多，招商局在各商埠碼的地皮是牠的一部分大財產，然而實價一則報告政府總要加十倍。我到各處把牠清理出來，並照當時實價估定數目，又按照商業發展地價增貴。預計其增加的數目，一方面又計算該局每年經費若干，該局一切財產及營業收入若干，兩項相抵，每年盈虧約若干，照此情形下去，再有若干年，便足自給，再進一步，便可獲利，均一一列表陳明，中堂一見便瞭然於心。不過當時總理衙門對於李傅相之一切行動都要加以干涉，即招商局興革事宜，也要得其批准後，才可施行；而且必須行賄，才不致橫生枝節，中堂還有書獃子習氣，不肯行賄，然當時之天津海關道卻背着他代爲送人情給總理衙門及各重要中樞！

一九三五，十，一三。

十八　劉省三(銘傳)與張香濤(之洞)

我因調查招商局事宜到廣東，看見香港給英國人佔了去之後，商業發達，不但廣東的商業被牠奪了去，卽英人以外之外國商人也都受牠的壓迫，引以爲苦。我上了一個條陳給兩廣總督：把香港對過的『九龍』闢爲商埠，建築市場，招引中外商人，到彼貿易，修一鐵路直達廣州。外國人士也都皆贊成我這種計畫。但當時兩廣總督爲張香濤，我和他不認識，只得把這個條陳托他一個同鄉送給他。他看了道：『滿好滿好！』但是把牠『東之高閣，』我直等了他三個月沒有消息，便訕訕地離開廣東了。那曉得我所乘的怡和海輪在福建海面遇了險，幾幾乎把我的老命送掉。原來這個海輪是鐵売子，很堅固，只因爲該輪船長任職已久，照

例再有一班便可給假回國。他老先生因此快活得不了，天天吃酒行樂，那曉得『樂極生悲』，一大意便把船駛錯了道路，一頭撞到一個島嶼附近的礁石上。船主便命把下艙（三等客艙）關閉，這末一來，便要活活地把那一艙的中國客人淹死。我當時住在頂上頭的官艙（即今日所謂『大餐間』），聽了這話，就去見船主，教他立刻開啓下艙艙門。不然，我將來要在英國公使館告他，他不得已才把艙門開開。我在這破船上守了三天，然後被怡和輪船派舢板船救出，送到廈門。

當時劉省三做台灣總督。他本是淮軍的將領出身，我的大哥也是淮軍中的官員，在他們看來都是一家人。聽說我到廈門，省三便電邀我到臺灣去。到了臺灣，他要留我在那兒幫忙。又因我稍稍讀西書，硏究一點科學，且稍稍會說幾句外國語，所以對我很優待。我因爲他個個人喜怒無常，又好自作聰敏，不可與共事，就托言：老母在堂，未便遠離，不能久留。他留我在那兒並不是眞要我替他做事，不過天天陪着他下圍棋；又因爲我的圍棋是初學，天天輸給他，他便高興地了不得。他後來保擧我，說我『學貫中西』，那並不是他看中了我的學問，乃是

圍棋輸給他的緣故！在劉處住了不久，便接到李中堂的電報，教我到天津去。我到了天津見了中堂，便把我的計畫——開闢九龍商埠——報告中堂，他拍案道『好極！我沒法請總理衙門批准，但必須張香濤具奏，我不好出面，……』因此我的計畫依然成了泡影！

一九三五，十，二四。

十九　其昌洋行與招商局

在未說『其昌洋行』與『招商局』的關係前，我先要說一說道咸（一八九〇年代）之交的外國商人在中國貿易的情形。那時西洋商人運貨到中國，價錢賣得非常便宜，譬如一件商品的成本及運費，原來要值一塊錢的，他們賣給中國人，只要二角，甚至還低。然而他們賺錢却不可勝計，何止『利市三倍！』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關鍵就在中國的金銀價格的關係。道光三十年前後，中國的金子只有八換（就是說，一兩金子換得八兩銀子，）咸同之交，高到十一換，光緒以前，日本的金子只六換，然而那時歐美的金子已到了二三十換。外國商人運貨到中國來，只求將貨物賣出，換了銀子，然後再拿銀子去買金子，把金子運回本國，他

們便大發其財。當時中國商人與他們往來，因此也往往獲利，尤其是廣東商人。那時中國的商人發了財，因爲淸政府官吏時常藉端敲詐，加以虐待。他們無法，只好將自已的財產或商業，請一個外國人負名義。按年給他們以報酬，藉此抵制中國官廳，廣東的『其昌洋行』就是一個實例。其昌洋行原來是一個廣東大富商伍姓的輪船公司，看他的洋行名字還是暗切他的半個姓，而用中國『五世其昌』一句成語的意思，便可知道。只因那時廣東的鹽法道要借故沒收他的財產，當他被查抄的時候，倉卒之間，就請了一個美國人頂着名義替他『積木稍』，中國官廳居然被他嚇住了，不敢難爲他。因此負名義的美國人遂得作威作福，大賺其錢；無論中國人虧本賺錢，他們總是穩賺不失。美國人到也知足，他們幹了三五年，自已覺得錢賺夠了，便請假回國去享淸福，又讓他們同國的別人來接替，如是者有好幾任，最末了一個外國人，我還記得，名叫施米德。他們的錢固然賺得多了，然而其昌洋行本身的虧累却是一天一天地增多，到了施米德時代，已經不能支持，於是就把他們公司的幾條年齡很大的船及其牠一切不動產賣給招商局，招

商局才形成一個比較大規模的輪船公司。

提到招商局，我還要補說一件事，當中法戰爭將要爆發的時候，我家三弟建忠（時任招商局總理）與其昌洋行商妥，把招商局以前舊有的輪船，全部押給其昌洋行，掛美國國旗，但並沒有向他要押費，李中堂在天津聽說，我們把招商局輪船押給其昌洋行了，莫明其妙，打電報來叫老三去，老三不能分身，遂叫我到天津去告訴中堂，為什麼要押船的理由，中堂這才放心。因為我們曉得中法一開戰，中國的海軍不殼保護我們的商船，不得已用假抵押給外國人的法子，免被法國船捕獲去做戰利品。至於我們為什麼把船押給美國洋行呢？那是因為要押東西給別的國家，至少非六個月以後，才能生效，美國洋行則不然，只要談判一經妥貼，簽了字便與馬上生效，就是說，他馬上對於所押的財產加以保護。其昌洋行與招商局因為有了這段姻緣，所以其昌後來歸併招商局，是一種歷史的關係的結果。

一九三五，十，二五。

二十 借款

其昌洋行既因虧累將其財產轉售給招商局，從前因其昌而與中國人發生商業關係的美國人，不得不另做牠圖，於是就聯合英法德意荷等國組成大國對華商業團體，我因與這一團體的組織者美國商人熟識，遂談到借款問題。他們很願意借款給中國振興實業。我先和劉省三商量勸他借款開發臺灣的經濟，並經營其牠一切軍事政治，再以其餘力幫助中國本部的實業發展，劉雖很以我的計畫爲然，但他不願負向外人借款的責任，此議遂罷。

後李中堂和我們弟兄平居閒談，大發牢騷；他說：軍機處命我興辦海軍，只給五百萬銀子，怎樣能辦得好！我們就對他建議說：『現在有美國大富商可以借

錢給我們，中堂爲什麼不試辦一下？』中堂聽了我們的話，非常高興，問我們，要借多少呢？我們說，只少五千萬才能有發展的希望，但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限制了中國政治家的眼光，中堂聽了這個巨大的數目，頗覺躊躇，後來說，兩千萬罷。我們說，不夠，至少要二千五百萬。中堂答應了。於是我們就同住在天津的美國商人，約略商定一種辦法：借款二千五百萬兩，先開設銀行，銀行做爲經濟支出的總樞，各項新政經費皆由此行出納，總行設法在天津上海，各省得設分行。查賬之權，由中美分負其責。議既定，中堂卽派我赴美與該國銀行家接洽。我和三弟請中堂把此事奏明政府，中堂大不以爲然道：難道我一個北洋大臣又兼理通商大臣，連與外國商人商訂借款的權柄都沒有了嗎？你去好了，我打電給美國大總統。那時李鴻章的聲名在歐美各國非常大，歐美人士都叫做『北洋李鴻章』這就是說，李鴻章可以統制北洋，所以中堂一電，極有效力，美國的官紳待遇我的禮貌非常隆重。船抵舊金山，美國稅關已得彼邦大總統電報，命其照外交代表的慣例免驗我的一切行李；到紐約時，美國大總統特派侍從武官前來迎迓。美國的

銀行界各巨子皆來相會，我在中國臨行時買了許多的中國的緞子和茶葉，這時就把緞子分送這些大銀行家的太太們，茶葉則分贈各銀行家自己。他們看見我們中國的緞子，簡直『得未曾有！』曾記得有一個最有勢力的銀行家特向我要那片黃色緞子，他在他們第一次演劇歡迎我（這戲劇就是扮演我的故事）的劇場中，即着用我的緞子做的一身衣服，旁觀者都嘖嘖羨慕不已！至於茶葉呢？他們不曉得烹法，我就烹給他們吃，他們也贊賞之至。我到紐約之後，除了應酬外，便和他們大商家商量借款事宜，他們都爭着要借，結果大家商訂了的數目，湊攏起來，共有五萬萬兩。我知道中堂一定不會答應，然而美國銀行家的意思又不可却，於是我就同他們商量：以五千萬爲正式借款，以三萬萬爲他們的存款，存款以三厘起息，然後視中國對於財政需要之緩急以爲因應。他們也贊成了，但是我將這種辦法電稟中堂，中堂來電說，朝議大譁，與論沸騰，萬難照准，把我弄得進退維谷，簡直不能見人，我沒法，只好『溜之大吉！』

一九三五，十，二六。

廿一　巴黎的金剛鑽與「南京」

我因借款失敗，從美洲溜到巴黎。法國的大商人都以爲我是中國的大富翁，大闊老，於是爭着來和我往來，歡迎我到他們的公司，工廠去參觀，最令我有興趣的，是一家珠寶店，這家珠寶店有五間非常闊大的，且很壯麗的樓房。樓上各房間，四壁皆是紫檀的玻璃櫥，櫥中陳列的都是價值巨萬，光彩奪目的珠寶，尤其是鑽石。鑽石中最大的有鴿蛋那樣大，其中有三個鑽石是極可寶貴的歷史上的遺物：一個是法皇的皇冠上所鑲的鑽石；一個是俄皇的皇冠上所鑲的鑽石；一個是德皇的冠上的鑽石。就大小說，俄皇的一個最大，有大鴿子蛋那樣大；次則是法皇的，有小鴿子蛋那樣大；而德皇的最小。就牠們的品質說，法皇的最好。第

一是牠們的質地好，第二是牠的作工好，因爲鑽石的形體越做得有輪廓越顯得有光彩，據說，法皇的皇冠上的那顆鑽石，光手工就耗去一百萬，價值倍之。俄皇的那顆的作工沒有法皇的好，德皇的又次於俄皇的，因爲德國皇帝捨不得出大價錢。其牠的珠寶也都是五光十色，巧奪天工。可惜巴黎的珠寶商人誤認我這個從美洲溜到歐洲的遠東老大帝國的措大的『外交代表』爲富翁，實在是錯轉了念頭，我算白白地參觀了一場，一個鈔的生意也不曾照顧他們！

其次，我參觀『南京』公司，我驟然說出這兩個字來，讀者一定莫明其妙。原來『南京』不是別的，就是中國的紫花布，這種紫花布到了歐洲，遂風一時。據說，羅馬的教皇，不曉得什麼人送了他一匹中國的這種紫花布，他如獲珍寶，就把牠拿來做了一件法衣，以煊耀他的衆教士，可見他們是如何地羨慕這種東西了。至於這樣東西怎樣傳到羅馬教皇跟前，沒有考證，依我想來，或許是利瑪竇從中國南京帶了這種布到羅馬送給天主教會的。故遂以其出產地名名之曰『南京』而經營此種商業的公司遂名曰『南京』公司。

最後，我又參觀巴黎的磁器公司，他們直呼磁器爲『高岺』原來中國的磁器最有名的是出於江西，而『高岺』就是江西省一個山名，大概這個山是因產磁泥而出名，法人卽以此爲中國磁器的通名，與英國人呼中國磁器爲支那用意略同。

我因此發生一種感想，美國人那樣寶貴我們的綢緞，嗜好我們的茶葉（如我在前日談話中說的，）而歐洲人又這樣地喜歡我們的布疋與磁器，假使從那時我們就曉得講求改良工業與對外貿易的方法，設法登廣告，大事宣傳，譬如，把我們的緞子和布疋，送一些給歐美各國的最有名的女伶或今日的電影明星，她們做成了衣服，在演劇時穿在身上，藉廣招徠，你想到有多少人要買中國的綢緞與布疋，其牠各種商品，亦用此法，必可向外取得一部分很有利的市場，可惜那時政府與商民都見不及此！

一九三五，十，二八。

廿二　拿破崙第三的政變

拿破崙第三是拿破崙第一的姪兒，名叫路易拿破崙。一八四八年法國第二共和國成立（第一共和國始於一七九二年，終於一八〇四年，）制定新憲法。按照這個憲法，共和國的形式應有儘有，並且實行普選。是年十二月十日選舉總統，路易拿破崙遂以最大多數當選為總統（路易拿破崙得五百四十三萬多票。）但是我們曉得，法國當時自從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被鎭壓下去以後，雖然共和再造，然而大多數人民均因賦稅繁苛，保皇黨又從而『因風縱火，』於是對於共和均深抱不滿，拿破崙第三本來就是一個目無共和的人，他做了總統以後，便把政府的要職都給了保皇黨，又創立了所謂『十二月十日社』搜羅許多社會上的高等流氓做他

的爪牙，一方面拉攏軍人、尤其是地位較低的軍人。到了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時候，路易拿破崙便實行政變，這時他已大權獨攬，無異皇帝，但是他還要把這個責任，推在民衆身上，於是就『製造』所謂民意，於一八五二年十一月由上議院上表勸進，路易拿破崙遂稱帝，名爲拿破崙第三。拿破崙第三從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政變到一八七零年普法戰爭兵敗身俘爲止，這二十年中的法國，歷史家都叫牠做法蘭西第二帝國時代（第一拿破崙稱帝的時代，爲法國第一帝國時代。）我們中國人應該曉得拿破崙第三同我們的關係，因爲我們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繼鴉片戰爭之後第一件外交失敗的恥辱紀念就是『中法戰爭，』而這一戰爭（一八六〇年卽清咸豐十年）就是拿破崙第三的帝國主義外交政策的一種表現。他藉口清政府不履行和英法所訂的條約，於是勾結英國，以英法聯軍打破了我們的京城，逼着清政府訂定和約，多開通商口岸，又給他許多賠款。就這一方面看來，拿破崙第三也不過和其他列強的皇帝一樣，對外發展其殖民地的政策。但是若就他在法國的政治措拖及其才能說，實在也不可厚非。第一，拿破崙第三實在是使法國工

業發達的一個大功臣，他卽位以後，極力擴充法國的工業，而各大都市的工業人口也逐年增加。第二，拿破崙第三對於軍事方面也有很大的貢獻，他著了一部關於軍事學的書，在當時簡直成了法國軍隊的典範。第三，他在軍器方面也有特殊的創造天才。大砲上的測量遠近的表尺是他發明的，海軍和要塞上用的電光探海燈也是他發明的。相傳有一個笑話。當他發明了電光探照燈以後，一天，下命令給法國駐紮地中海的艦隊，於夜間一定時刻舉行大演習，但須不依照平時航行的航路，各艦應自由分散駛行並覓掩護。他又命最後的一隊兵艦帶了他的電光探照燈在黑夜中放光探照來追尋前批出發的軍艦，於是前行的軍艦都被牠搜索着了；被搜獲的軍艦猛可地見了後面光芒四射的東西照了來，簡直不曉得什麼東西，都非常驚訝！

一九三五，十，一九。

廿三 蔡孑民先生與二十四個學生學拉丁文

我從法國回來以後，到了天津去見李中堂，結束我到美國去的使命，我很感慨向中堂說『很好的事體（指借款）被他們弄糟了，』中堂道：『政府不想好，又什麼辦法呢！』中堂其時不敢明說旗人之無用，就已慨乎言之！後來中堂見嫉於翁師傅（同龢）遂從北洋大臣，調任兩廣，我也離開京畿，回到上海徐家滙，重新過我書獃子的生活。

當時蔡孑民先生在南洋公學（卽現在之交通大學）任教職，要跟我學辣丁文，我告訴他：辣丁文在西洋已成為骨董，大學而外，各學校都不大注重，中國學者更沒有學習的必要。無奈孑民先生執意要學，說拉丁文為歐洲各國語文之根本

，各國語言多源於拉丁，西洋一切古代文化，若果不通拉丁語文，那就無從了解。孑民先生的話固然說得正當，然我還以爲很難辦到。一來是因爲中年而有煩重職務在身的人，學習外國語，若果要指望牠有用，那非較長時間不可，二來是，孑民先生當時南洋任職，只有一大早才有空閑來讀拉丁文。當時我住徐家匯慈母堂前一排的樓上（樓下就是大門，）孑民先生每天早上五點鐘就來敲門，我有時還未醒，便被他從夢中叫醒，但是事情總不能如人意，我每天早上要祈禱，這是我們教會每日的常課，沒有辦法可以更改。因爲這兩種理由，我就孑民先生提議，最好由他在學校中選擇一些比較優秀一點的青年學生到我這兒來學，更爲有益而切於實際。孑民先生深以爲然，於是就選派了二十四個學生來學，我起初還是不打算教他們拉丁文，但他們也和孑民先生一樣，拿定主意要我教他們，我沒法，只好教了。當時在我們徐家匯教會中的法國人，都在背後笑我們，以爲中國人如何能以學得好拉丁文？但是我却大胆地教他們讀拉丁文最有名的文學作品，最有名的演說家季宰六（Cicera）的演說，四個月後，經過考試，他們都居然寫得出

來，說得出來（發音自然有些不確，）從前笑話我們的外國人，也不能不欽佩我們的青年學生的努力，胡敦復就是其中之一。還有，我敎他們，除了拉丁文外，還有法文和數學，他們始而都齊聲告訴我道，他們通統學過了，我說，你們且慢，等待我敎一點，你們才說。我的敎法，完全和他們在學校所受的敎育不同。譬如，數學罷，我敎他們加減乘除，不但敎他們的演算的技術，並且敎他們的原理，使他們從根本上理解每一算術的作用，並且敎他們用代數的方法演數學，他們都很能領悟。其中很有幾個，後來都對於數理的硏究有了深造。

後來我又敎他們哲學，凡哲學術語，一本丁拉『不徒欲探歐語之源流，並欲探希臘辣丁人震古鑠今之愛知學也。』（見余所著：致知淺說付刊敍（商務書館版）致知淺說與辣丁文通舊稿本已散佚，民國以後所刊，係『輯散補亡，勉續未成』之作。

一九三五，十，三十。

廿四　從震旦到復旦

我教了二十四個學生稍稍有點成績，於是風聲所播，各省有志之士，遠之如雲南，四川，陝西，山西的皆不遠數千里間關跋涉而來，這些來學的當中，有八個少壯的翰林，二十幾個孝廉公。這樣一來，我們就覺得有把組織擴而大之的必要，於是我們就辦了一個學校，實具有西歐 Akademie 的性質，名之曰『震旦學院』，我們當時以爲這樣學校應該把範圍放大，藉以收容四方思想不同派別不同的有志青年，遂提出以下數種信條：

一　崇尚科學；

二　注重文藝；

三　不談教理：

不過震旦開了一年多之後，我因其中的教授及管理方法與我意見不合，遂脫離關係而另組織一校以答與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學子的誠意，這就是現在的『復旦』。復旦初辦的時候，經濟非常艱窘，校址又沒有。我們在吳淞看好了一座房子，是吳淞鎮台的舊衙門，地方很宏廠，既遠城市，可以避塵囂；又近海邊可以使學生多接近海天空闊之氣。大家決定了，我便打了一個電報給兩江總督周玉山（馥）請他把這個舊衙署撥給我們，並請他幫助些許經費，他回電很鼓厲我們，吳淞舊鎮署照撥，並匯了兩萬銀子給我們做經費。周玉山之所以如此慷慨，還是李文忠的一點關係，因爲周氏本是淮軍出身，我們弟兄也與淮軍有關係，所以他對我們的要求很爽決地答應了。但是，假使當時兩江總督是李中堂，那他對於我們的學校更要大大地幫助，文忠之豁達大度，信人不疑，（當時閣臣疆吏中實無第二人，曾左都未免書生之見，與三家村的態度，胡文忠局度恢宏，然而天不永年，中道捐棄，可惜！）他於愚弟兄所創辦的學校，定然另具一副眼光相看。

我辦復旦的時候，顏惠慶先生把李登輝先生薦給我，他本是華僑，在美國讀書的。我始而請他教英文，後來我辭了校長的職務，李先生便繼任校長，一直到今，還是他在那兒維持。

記者按　復旦大學在中國教育史上占着一個很重要的地位，牠的教育要算是很注重科學的，且校風也很樸實，出來的學生在社會上，能以卓然自立，而對於學術上有貢獻的，亦頗不乏人，這不能不歸功於馬相伯老先生的賢昆玉篳路繿縷，艱難締造，與夫循循善誘，啓發奬進之力。且他們對於學生修身工夫，又能以身作則，樹之風聲。這一點實足爲我們現在辦教育的唯一好模範，不徒其學術足以誨我後生也！今之辦學者徒以敷衍塞責爲是，不然，則視學生爲奇貨而以學校爲商場，粗製濫造者有之，以僞相欺者有之，平日師弟之間，痛癢無關，彼此相視，殆如秦越，又安能望其他？聞先生之風，其亦知所振奮乎！

一九三五，十，三一。

廿五　意阿戰爭中的面面觀

記者　老先生對於近來意阿戰爭有何感想？

老人　總希望阿國能『抵抗』（老人說出這個字時，聲音非常宏亮而沉重，）到底，給我們別的和他處於同一命運，同一地位的國家做一個好榜樣！

記者　昨天（十月三十日）大美晚報哈瓦斯社巴黎電：英法兩國正在計畫把阿斯比尼亞的領土分爲兩部分：一部分爲阿國本部；一爲阿前皇所征服之各邊省：把一部分領土割給意大利；另以一大部分領土作爲委任統制地：：：。老先生相信這個消息是眞的麼？假使是眞的，那末，將來的意阿戰局便可藉此收場麼？

老人　昨天的晚報我沒看見，但我相信這個消息不盡是捕風捉影罷。因爲英

法何厚於阿比西尼亞，何薄於意大利，就歐洲強國的一般心理說，他們通統是視非洲爲野蠻國家的。目前英國之所以毅然要拉攏法國以及國聯各會員國來抑制意大利，絕不是爲的什麼『侵略』『不侵略』，而只是不願意大利獨吞阿國。但是英國因爲法國的牽制，對於意國也不能『一毛不拔，』老實說，英法都不願意意大利因此損失他在歐洲的威望與實力，因爲這末以來，德國便要乘機合併奧，匈，進而在歐陸造成第三德意志帝國。到了那時，法國必不得安枕，英國也難保其現有發言權。結果，只要把莫索里尼對於阿比西尼亞一口吞下的野心壓下以後，總歸要在阿比西尼亞劃一大塊土地給意大利以稍塡其慾壑的。

記者　阿比西尼亞的皇帝及阿國政府文武要人皆一再宣誓：甯戰敗而亡，決不割讓尺寸土地，老先生以爲他們這種信誓靠得住嗎？

老人　就現在阿國情形說，阿皇及其政府人員，似乎有抵抗到底的決心，然而我們統觀中西各國歷史，自古及今，沒有見一個國家，其政府與人民截然分而爲二（卽政府以人民爲魚肉，視人民爲草芥）而可以始終堅持抵抗外侮的。阿皇

雖然英明，但其專制淫威，視人民如無物，實在是數一數二。現因英國在背後策動，還可以勉強支持；英國一旦犧牲阿國一部分土地與主權對意實行妥協，阿皇恐怕也便要見風駛舵，說什麽『爲維持和平』『忍辱負重』的鬼話了罷！中國的新聞記者對於阿皇或許因『空谷足音，』盡力贊許他抗戰勇氣，『醉翁之意，』我們固當諒其苦心，灑一掬同情之淚，然而我們要放大眼光，對於阿國民衆抗意敵愾與阿皇抗戰決心，確應分別觀察，不宜籠統。阿國民衆只要政府不對外妥協，抗意敵愾是不會消滅的，至於阿皇的抗戰態度與決心，究不可估量太高。但是我總希望他到了萬不得已，就他自己的立場，以爲必須與意妥協時，亦必定事事公開，卽使割地賠款，也得使民衆曉然於外交的眞切情勢。非洲人賣奴隸還得徵求奴隸的同意，何况國家的土地與主權，焉能私相授受地送給外國人呢！

一九三五，十，一〇

廿六　關於震旦與復旦種種

我辦震旦時，有一樁事可以告世人的，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點。那時一班外國人在中國教我們青年的外國語文，簡直有些顢頇，譬如，他們教英文，一開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拚法，弄得學生摸不着頭腦；我却從拚音字母教起，使他們漸漸可以獨立地拚讀外國語文。那時他們教英文所用的課本大致都是英國人教印度人用的，淺薄鄙俗，毫無意義。我却選些英國極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如狄斯丕爾，等等的著作，給學生講習，藉以提高他們的英文程度。每星期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我召集全校學生開講演會，指定題目，先由一人登台講演，然後輪流推舉學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評，使他們各人發揮自巳的意見，互相觀摩，各生都很有興

趣。當時一些外國教職員也都贊成。而且他們當我創辦震旦時，都若即若離的站在旁邊，待我把學校辦成，他們却又『見獵心喜，』對於我的主張，動輙加以阻撓，而且關於招收學生的辦法，我的見解，也與他們不同。他們只願意收年輕的學生，我則主張年輕的和年長的，甚至三四十歲的，只要他們誠心來學，程度相當，皆應一視同仁，盡量收納。因爲中國的情形與歐西各先進國不同。我們的青年固須教育，我們的成年人尤須教育，因爲他們學了一點，馬上到社會上去，就有用。我因以上種種關係便毅然決然地離開震旦，組織復旦，我前次已經說過。復旦開學未幾，便遇着辛亥革命，上海經過了一次『光復』，復旦學校被軍隊佔據，大家就帶着全校學生跑到無錫，暫借李漢章的祠堂做校址，我好多年不上家鄉的茶館了，在無錫時，又常和二三友人在茶館吃了幾次茶。說來也很奇怪！無錫那時的茶館，樓上樓下都是滿座，但樓上從樓板縫裏看樓下看得逼清；樓上人一行動，樓下的茶棹上便灰塵遍處，然而大家都安之若素，一點也不覺得難過，我那時看了這種情形，便萬分不耐，於是感慨萬端。幸而我們在無錫住了一個月

光景，革命後，我們又把學校搬回上海。回到上海沒有校址，於是我就寫了一封呈文給江蘇都督莊蘊寬，請他把李文忠公祠撥給復旦做校址，莊很好，馬上批准了。李文忠公的兒子伯行先生對我大發其少爺脾氣，說我不該強佔文忠公的祠堂，我答道：並不是我強佔牠，而是莊氏批准的。同時我允他：凡於紀念李文忠的碑記，塑像，牌位，皆絲毫不動，一律保存。大家也很能尊重我的意思，一直保存到今。復旦在中國的教育上，總算盡了相當的作用，用李文忠祠堂來做牠的校址，不但不辱沒李文忠，實在是看得起他老先生。

我在復旦（以前也是這樣，）對於學生非常愛護，非常喜歡和他們談話，他們在課餘也喜歡來同我問難，有了困難，也常來找我給他們解決。有一次他們因飯食問題，幾乎要起鬨，我開誠布公地訓誡他們，道：你們到此地不是來做大少爺，而是來求學的；而且學生不應以家庭為家庭，而應以社會為家庭，等等青年們到底是些無邪氣的孩子，被我一番詞嚴義正的話教訓過了，他們也就再沒有什麼說得了。

一九三五，十一，一〇。

廿七　猶太人問題

今早往訪九七老人馬相伯先生，在座者一位不相識的某君，談起他要到意大利去，我順便說道：『閣下到意大利去，正好常常供給我們一些關於法西斯的有價值的新聞，』他喃喃地說道：『不過，我想切實去研究一下，我想他們沒有眞正的愛國心，不知道眞正愛國：：：』繼而他又談到希特勒驅逐愛因斯坦，並不是單純地反對猶太人，並且因爲他反對國社黨主義（德國，法西斯主義，）我順道答一句：『這該是因爲愛恩坦，夥着法國的巴比塞，羅蘭，英國的蕭伯訥等，高唱他們的國際主義罷。』我又順便加上一句道：『但是反猶太人差不多是德國國社黨的最主要的黨綱，莫索里尼雖沒有像希

特勒那樣雷厲風行，直言無隱，但是他也曾說過，他對於沒有國籍的人是不能給以平等的待遇的（大意如此，）這也就表示他並反對人反對猶太人，而且莫索里尼治下的猶太人連大學教育都沒有平等享受的權利（在他的自傳中曾經提到這一層，）……』這位先生又說：『法西斯反對猶太人實有幾種很正當的理由，第一就是猶太人與共產黨有關係』記者覺得這個問題很有趣味，就在談話時徵求相老人的意見，下面就是我們關於這一問題的簡單談話。

記者　莫索里尼的法西斯反對猶太人是不公開的，而希特勒的國社黨之反對猶太人是公開的而且是最堅決的，毫不留情的，但其反對猶太人則一也。實爲何故？

老人　最要緊的是猶太人把持經濟權，德國的大資本差不多都掌握在猶太人手裏，希特勒要造成他的純粹的日耳曼人的第三大帝國，自然要反對猶太人。

記者　反對猶太人的運動並不始於德國，沙皇時代的俄國實爲反對猶太人的大本營，……』

老人　現在他們不反對了，而且執政的要人通統是猶太人。

記者　猶太人實有許多優秀天才，他們在世界文化史上實有偉大的貢獻。

老人　（沉默了一下）猶太人隨時隨地同化於他們所居的國家，但他們却仍遵守他們猶太人自古相傳的禮教與習慣，而且他們對於生計經營確有獨特的觀念，他們有句格言：『不能自養，便是強盜，』就是說，不能自養，便要食於人，中國人以食於人爲可貴，而猶太人則以不能自養便無異盜人養。此種觀念，誠未可厚非。

記者　從民族的立場出發，我們是不是應該反對猶太人呢？

老人　從民族立場出發，世界人類，一律平等，任何民族都不應該歧視，猶太人亦其一也。

一九三五，十一，二○

廿八　憲法總題

記者　老先生對於中國政治，就其犖犖大者言之，有何見教？

老人　我以爲中國政治，最要的是應該有一個憲法。

記者　憲法現在已由立法院起草，經過六中全會修改通過了。

老人　我所謂憲法乃是能給人民以『實在平等』的憲法。現在所謂憲法，對於人民的最基本的權利，都沒有切實保障，譬如，牠一方說，人民有居住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非依法律不得怎樣怎樣，』這『非依法律』幾個字輕描淡寫，看來似乎平常，而且非常冠冕，然而一部『花團錦簇』的憲法這末一來，便輕輕地被牠一筆勾銷，猶之乎左手給人以物，右手馬上復奪而取之，『狐埋狐

揹，』自欺欺人！

記者　『非依法律……』似乎是爲愼重將事起見，事事以法律爲歸，……

老人　憲法的第一任務在規定人民的權利與義務，然而現在的憲法本來就不是由人民大衆的意思來寫成的，至於『非依法律』不得怎樣怎樣的法律，更是由少數人任意規定的，於憲法上所許給人民的自由平等，都可由少數人訂定一種法律把牠取消得一乾二淨。我之所謂憲法，必須由大多數民衆舉出能以代表大多數民衆實際利益的人訂定出能以使人民足以自養，而不用朝三暮四的手段限制他們的應有權利，使負政治之責者，人人凜畏，『良心』之苛責與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嚴厲的法律制裁。

記者　『非依法律不得怎樣怎樣』則旣聞命矣，但所謂『良心』愚還有所未解。因爲良心人人都可假借以爲護符，爲民請命者固可以良心相號召，而獨夫民賊也可以良心相搪塞。良心究爲何物？如何表現？實成問題。

老人　良心隨處可以表現，譬如強盜，他爲什麽要帶槍刀，因爲他知道，他

的行爲要遭人激烈的反對的，人人得而誅之，所以他不能不帶武器自衛，從反面看來，就知道強盜也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卽良心也。妓女也有良心。她固然知道，以她的肉身供人歡樂，博得金銀以自活，然而必於私室行之，若當衆宣淫，則雖在妓女，猶必拒絕，這便是她有羞惡之心。羞惡之心，亦良心也。

老人（繼而又謂。）而且現在一般人都不知道什麽叫做國家，如何能以建設眞正的國家，如何能保全國家，又如何能以產生一種完美的國家的最高法典（憲法。）我們中國的國字，古寫本做『口』，就是古代社會形成國家之始，各各劃疆自守的意思，但到後來，國與國間，戰爭日多，遂發現保障國家，必須一口一戈，卽人人皆須執戈以衛國也。故古人常說，某國勝兵者口口萬，就是說他們有多少壯丁可以當兵，於是就在『口』字裏頭加上一個『或』字，意卽一人一戈，用現代語言表之，卽一人一槍也。必須一人一槍而後國家可保，眞正憲法始可產生……。

記者按　某所記老人所談，容有未盡，然而大旨如是，絕無差池，記者

執筆時絶不敢參加個人成見增損删潤於其間，亦不敢以我見而有所去取，蓋左史之職也。

一九三五，一一，四。

廿九　新貨幣政策之後果

記者　本月三日財政部布告：規定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的鈔票爲法幣，禁止『行使現金，』這末以來，中國的經濟將會發生什麽結果呢？

老人（歎了一口氣，搖着頭道）：結果很難說！

記者　財政當局爲『防止白銀偷漏』起見，此種辦法或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老人　自然有他們的苦衷，然而我們所要談的，是他們這一政策的效果，不是談他們的動機。他們宣佈這種貨幣政策的動機也許是很好的；然而很好的動機，並不一定就有很好的效果。最嚴重的後果就是物價的騰貴。據說，昨天財政部的這種貨幣政策一經宣布以後，物價便馬上騰貴，一方面紙幣便馬上從二千二百

文跌到三千（銅元；）從十二角三百文跌到十二角二十文；下晚又跌到十角四百七十文。像這樣發展下去，物價騰貴，貨幣跌落，將來情勢實不堪設想！最苦的是小本經營與勞苦的人民。

記者　政府現正調查物價，嚴禁市儈居奇，抬高物價，三木在復，誰不畏法？

老人　（笑笑）『太史公說：『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凜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於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管子也說：『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又說：『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現在政府的貨幣政策若果非一般人民所欲，不『順民心，』徒徒地嚴刑峻罰，又有甚麼用呢？而且既規定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的鈔票爲法幣，則其牠銀行所發行的鈔票，豈不是立刻要發生問題嗎？

記者　三行之外的銀行，以前由財部承認有發行鈔票之權的，牠們的鈔票在

十一月三日前發行的還可通用。

老人　政府既然宣布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的貨幣為法幣其牠各銀行的鈔票自然不為人所歡迎。結果不是很難說嗎？

記者　政府此舉在集中現金準備，據說將所集中的現金銀，均化鑄成條，存庫做保證，這末以來，人民或許可以相信罷。

老人　這恐怕是一相情願的算盤罷！銀行的最主要的條件就是信用：牠在一定的限度之內，集中很充足的現金，準備人民於必要時兌現應用。然當牠的信用完全保存時，人民為節省搬運，攜帶與儲藏之勞，情欲用牠的紙幣，不欲兌現；到了牠的信用喪失時，牠的紙幣便遭人民的拒絕而兌現風潮以起。可見銀行之所以集中現金的準備，即在使人民相信：你要來兌現，我這裏十足奉上，使人民有特無恐，現在用強迫力量使人民用紙幣，則集中現金於準備庫，已失却原來的用意，不但不足堅人民的信仰反引起人民的疑慮與恐慌。

記者　但是這一政策或許可以阻止現金外流？

老人　阻止現金外流，關鍵不在於禁止人民使用現金，而集中之於準備庫，而在於海關能否嚴行禁止偷運。若果此層辦不到，則政府此種措施不但不能阻止現金外流，恐怕適足以加速現金之外流。而且國際匯兌的金銀價的漲落之權操之於紐約倫敦，若果銀價一跌，對外匯兌不能維持現金便不得不外流。至於入超國要制止現金外流，誰也知其不可能，況且現金外流並不是小百姓所能幹的，都是富商大賈幹出來的。他們的神通廣大，『苞苴夜進，賄賂公行』什麼關節都打得通，剛在政府發布命令之前兩日，倫敦市場還買進中國商人的鉅量的金銀，『虎兕出柙，是誰之咎！』孟子告梁惠王道：『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歟？』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足下以為何如？

一九三五，一一，五〇

三十 閔妃之死

袁曾經告訴我說，高麗的閔妃非常淫亂，有意和他私通，我却不相信：第一，一個國家的母后，無論怎樣淫亂，要想她同一個外國使者有苟且行爲，恐怕是很難，這種體面，只要稍微有點身分的人，都不願忽視的。第二，閔妃這個人，依我看來，絕不會如袁所說，那樣不自愛。當我在高麗任指導改革新政事宜時，常有機會覲見閔妃。就容貌說，她實在是我有生以來所看見的第一個美人。她的身材適中，臉兒作鴨蛋形，鼻兒高高的，皮膚非常潔白勻潤，烏黑的頭髮。態度也非常嫻雅莊靜。有一次她『垂詢』於我，我們曾做過一度很詳盡，很有關係的談話。她問我怎樣才可把她的太子敎養成人，擔當國家重任，不致爲強鄰所吞噬

。）原來高麗當時分成兩派：一派以大院君爲領袖，一派以閔妃爲領袖。前一派親日；後一派親華。閔妃已早知國家危亡之禍，卽在旦夕，所以欲以太子托之於我。）我對她說：第一個條件就是要到外國去留學，一來是因爲日本一旦進兵高麗，中國若果不能抵禦，太子必爲階下囚無疑。二來是十九世紀下半期的東洋諸國已不復能閉關自守，若要對付四鄰，必須有國際的眼光，豐富的知識，敏幹的才能，這三者都非到歐美去鍛鍊一番不可。我說這一番說時，閔妃非常贊成，但是高麗的宮庭，也和我們前淸的一樣，暮氣已深，因循苟安。你無論對他建什麽議，他們答應得都好；但是任他答應得怎樣好，總歸是一事不做，過了幾天，你再問他，他又恨囁嚅地說：『容我們再商量，再商量！』高麗的國命就送在這個『再商量』三字中！還有一件事也是高麗宮庭的致命傷，就是泥古不化的習氣，他們總以爲『祖宗成法』不可變，若果有人勸他們改變祖宗的成法，他們嘴裏縱或不說是『離經畔道，』心裏也必以爲是『非聖無法』的勾當，沒有勇氣去幹，於是朝野上下就養成一種『泄泄沓沓』的風景，又碰到他的宗祖國的中國和他們

一樣地不爭氣，所以日本人一來，便如摧枯拉朽，風捲殘雲，不旋踵而亡，『王子皇孫，辭樓下殿。』閔妃之死，更是可慘！當日本同中國開戰，進兵朝鮮京城，圍攻王宮時，太子被擒，閔妃自知不為日本所容，逃匿某寺院中，後被捕。不久便被人把她用棉絮捆紮起來，渾身灌以石油，活活地把她燒死了，然而她的兒子還行所無事地替人空頂着一個高麗的王冠，毫沒有一點思母之情，也沒有國家興亡之感。『此間樂，不思蜀也，』眞是一個十足的阿斗！他之為斗實在不是偶然的事，我當時從各方調查，深悉高麗宮庭的教育實在可憐得很。太子沒事就夥着一班宦官宮妾，做許多極沒道理的遊戲，如鬪鷄走馬，養雀子，玩鴿兒等等，我之所以對閔妃建議，要她把太子送到歐洲去，便是為此。可惜她也逃不出高麗宮庭死氣沉沉的環境，卒之身死國亡，而其子猶靦顏事人，閔妃地下有知，或要頓足而歎道：悔不用老身之言！

一九三五，十一，六〇

三一 鄭孝胥與溥儀

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和淸廷訂立了使淸帝退位的契約，每年由政府在國庫項下支給廢帝贍養費數百萬元。當時淸廷本請鄭孝胥和我任溥儀的師保之責。我提議溥儀應出洋留學，開拓眼界，徒以淸室沒有人能以見到出層必要，溥儀自身又是更事未多，不能自主，而且那時民國政府也不願他離開京津，何必出國，我的建議不爲他們所採納，我也就敬謝不敏，讓鄭孝胥一人去耍。

後來，大約是在溥儀已由天津到了大連以後，上海五洲藥房的主人，請我吃飯，問我同鄭孝胥熟不熟，我說，鄭和我是老朋友，主人欣然道：今天有鄭先生在座。未幾鄭來，我和他談心的時候，又重新提起應該勸溥儀出洋留學的話。

我說：溥儀不早早到歐洲，恐怕終於要爲人利用呢？

鄭說：是的，但政府欠淸室的經費沒有還淸，恐怕不能成行。

我說：一個退位的君主到了外國去，要人家看得起，並不在乎他的錢多，而要在乎他有學識。世界各國失了政權的君主逃亡到英倫的不下二三十個，其間受了尊敬的，並不是有錢的，而是有學問做過大事業的。

鄭唯唯，後來他在上海匆匆地把他一處狠壯麗寬大的住宅（在交通大學附近）賣掉了，不久便到了東三省，走馬上任，做了所謂『滿洲國』的開國元勳，內閣總理大臣。抱着不哭的孩兒，替人作嫁，到了此時，『城郭猶是，人民已非』一舉一動，均如出嫁之婦，一唯翁姑之命是聽，仰面視人，啼笑皆非，欲罷不能，死而後已。溥儀固不好受，而鄭先生更不好受，因爲此行也，鄭爲主動而溥儀爲被動。鄭氏於闇室屋漏之中，夜氣淸明之際，應該自己懺悔道：吾誤孺子！

一九三五，一一，七。

三二 再論政府的貨幣政策

記者　老先生對於政府的貨幣政策，已經告訴我們許多富於教訓的意見。惟是近兩日來，政府對措施似乎已經表現了事先有了很好的準備與縝密的計畫，如管理外匯，統制本國境內的中外銀行的貨幣，使外國商人在中國市場上賣了他們的商品以後，不能不把他們所得的貨幣仍舊在中國市場上銷耗了，即買了中國貨回去，這一層似乎是政府的成功。

老人　是的，單就這一層說，足下所言極是。我從前在烟臺遇見過一件事：烟臺市上原來使用一種極壞的銅錢。俗名叫：『砂眼錢，』是用極粗的銅砂鑄成的。當時登，萊，青道是我一個朋友，我把這事告訴他，請他設法禁止，他說：

『我也曾禁止過，但禁止以後，烟臺的市面陡然蕭條下去，我問當地人商，其故安在？他們說：因爲市面流行的砂銅錢，所以各地商人農民運貨到烟台來的，貨物賣了以後，必定要用這種砂鈔買了他們所需的貨物回去。現在此種砂鈔禁止了，各地商人運貨來的，貨物賣後，他們帶了銀子洋錢回去，不必一定要在煙台買貨，故爾生意淸淡下去，……』今政府禁止使用現金，通用鈔票，得勿類乎是？

記者　除此而外，利弊究竟何如？

老人　我有兩件事不放心：一件是屬於客觀的；一件是屬於政府主觀的。中國各銀行的鈔票大都是美國或英國代印的，我們自己在技術方面和物質方面都不得不仰給於人，所以各銀行的鈔票的贋造品時有所聞，這種假冒，大致不外某國投機商人所爲，中國各銀行『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現在既通用紙幣，最好自己印行，萬不可再依賴外國代印，並且要十分小心地嚴防僞造。這是第一件。

記者　第二件呢？

老人　第二件更重要，也就更危險。各國對於發行紙幣是非常愼重的，所有

牠的式樣，特點，尤其是發行的額數，均應先得議會的通過，方能施行。現在黨政府政出一門，無議會之監督，而又當民窮財盡，羅掘既窮的時候，從前有了兌現的恐慌在後面威脅他們，他們還不敢爲所欲爲，現在既禁止人民使用現金，而他們究竟發行多少紙幣，又沒有查考和限制，他們到了打饑荒時，只要把印刷機動一動，幾千萬，幾萬萬便『俯拾卽是，』得心應手，他們那有不情願的呢？縱使現政府當局個個皆公忠體國，淸白乃心，然而事勢相迫，他們不知不覺一定要走到這一步。到了那時，整個的國家經濟，固然弄得無法收拾，而大多數的老百姓更是苦得要死！

記者　此外還有什麼可慮的麼？

老人　事實上，中國已不是一個能以自主的國家，在政府毅然禁止使用現金，原來爲的是『防止現金流出，』然而結果怎樣呢？自然，有一部分貯藏在民間的現金是流入中國的國家銀行（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的準備庫，然而另一部分（或許是一大部分！）却要『不翼而飛』地流到我們的鄰國去了！一般市民

和農民的心理，雖然政府嚴禁使用現金，然而假使不是萬分不得已地要使用，必需以牠去兌換鈔票外，還是願意保存着所貯蓄的現金，而不願拿牠去換紙幣。於是這一部分現金便要在較久時間，呆呆地睏在婦女的箱夾裏，樹櫃兒的角落裏！

記者　為什麼一部分要流到我們的鄰國去呢？

老人　我們曉得：原來有一部分的某國人是持有我們的銀行的鈔票的，這末一來，他們無論如何，是要把這種鈔票賣出去，就是說，他們要用這種鈔票來買我們的現金，中國人只要給他們一點小便宜，他們便肯了，譬如說，用一百二十元的中國銀行的鈔票換中國民間的一百塊『袁世凱』或『孫中山』（指新鑄的上印中山像的國幣，）誰能給他們担保道德上的責任，說未必如此！或許此事已在祕密地進行了！結果不是一部分現金反而要馬上流出去嗎？

一九三五，一一，九。

三三 拿破崙的軍事天才

拿破崙的天才所表現的，不只是在軍事方面，然而我獨對於他的軍事天才抱有極大的興趣。在這方面，他又有兩個不同的方向：一個是他在戰術上所表現的天才；一個是他取得士卒的心悅誠服的情緒的天才。記得：我在六十年以前會見一個法國的老兵。這個老兵大約總在有五十好幾歲的老兵。我們因爲他曾在第一拿破崙時代當過兵，就向他詢拿翁的遺事。他一聽見拿翁的名字便發狂似跳起舞來，高唱起馬賽曲，簡直瘋了。狂舞酣歌直到他精疲力竭，人事不省，我們到被他嚇了一跳！以爲他眞的瘋了。等到後來他慢慢醒來，才告訴我們說，法國的士兵對於拿破崙眞是佩服到五體投地。當拿破崙頭一次從他被幽禁的厄爾巴島，逃

囘法國的消息傳出以後，法國政府驚惶失措派了一營兵到他的船隻登岸的地方去堵截他，但是他見這些兵士，只說了一句話，『孩子們！跟我走』於是這一營兵士便聽他執揮，做了他重整旗鼓，再和歐洲各國皇帝作戰的基本隊伍，云云，其得軍心如此。但是我們曉得拿破崙之得軍心並不是建築在光明正大的政治基礎上，而是由他的籠絡兵士的小恩小惠的手段。舉一個例來說：他對於兵士自然不是人人都能以認得的，更不是人人都能受他的耳提面命的，他却有一個方法抓住軍心。譬如，他找一個兵士來談話，問他在某一次戰爭時，那些人們勇敢，那個兵士便告訴他，某人某人最勇敢。他又問他：這些兵士，家住那裏，姓甚名誰。兵士告訴他以後，他便一一記下來，趕到他到了這些地方便把這些兵士的父母找了來，對他們說：你們的兒子托我帶信問候你們，這些做父母的聽見皇帝來問候他們，那有不喜出望外的？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可寫一封信給你們的兒子，我給你們帶去。這些做父母的便恭恭敬敬各寫了信托皇帝帶去。拿破崙拿了這些信囘去便把那些兵士找了來，告訴他們說：『你們的父母托我帶信給你們啊！』這些

兵士受了這種榮寵與家人父子的情愛！那有不爲他效死的道理？所以他對於法國的兵士能以執揮如意，爲所欲爲。他的一些最有名的大將都是他從士卒間提拔起來的。

至於他的戰術的天才，也是同樣地令人驚歎。我們知道：現在的步兵操典上，有三種放槍的姿勢：一，臥放；二，跪放；三，立放。一般青年軍人只知道這三種放槍的姿勢，但不知道，他們究竟從什麽地方來的。實在這就是拿破崙發明的呵！有一次，他同德國打仗，他的一營步兵忽然遭遇着德國一隊優勢的（大約五千）騎兵，拿破崙無法，一時情急智生，馬上傳令給他的隊伍：把他們分做三層：最前一層臥倒；第二層跪倒；最後一層立着，皆上着刺刀。對着敵人的馬首。德國的騎兵所騎的馬，看見了法國兵的刺刀向着牠們的鼻子，便死也不願向前，再鞭策牠們，牠們便把身一轉，奔回老營了。這就是步兵三種放槍的姿勢所由來，這並不是由軍事學家在教室所發明的，而是拿翁的臨機應變的天才產物。

一九三五，一一，一一。

三四 兒童時代的幻想與兒童敎育

我在兒童時代最喜歡仰觀天象，並且喜歡追求天象的根源。當萬里無雲的天光之下，我總喜歡看月亮。我天天看月亮，竟看到發狂，有一次在月亮地下拚命地追趕牠，但是終於徒勞。又有一次我登樓開窗，拿着一枝竹桿去敲月亮，但是終於落了空！因此我就對我們的長輩發了許多的問題，如：月亮是活的嗎？月兒生在那兒？到了月初三四或二十四五時，我又要問：爲什麽只有半個了呢？那半個上什麽地方去了呢？但是不幸得很！我的這些問題，十有八九都要遭受長輩的呵斥，不然，就是瞎三話四的回答我。說什麽：半個月亮被老虎吃掉了，等等。我總是不能滿意。到了後來我硏究天文學的興趣，便是從這兒這時代，所發生的

許多幼想發展出來的。但是有許多兒童不曉得仰觀天象，這個問題，是一個兒童心理學家告訴我的，我曾經在我們的近親的許多兒童中實驗這一問題，知某君所說，果然不錯。任我怎樣引誘這些兒童，他們大都不願仰觀天象。我想：這或許是兒童的天才與低能的分別。富於幻想力的兒童便是他的天才之萌芽。不過世間爲父母和敎師的，尤其是中國兒童的父母和敎師，不知道戕折了好多兒童的天才或天才的兒童。他們對於兒童的好奇心或好動的傾向，以及時時發問的興趣，每每報之以厲聲厲色，使兒童懼怕，或則以謊語欺騙兒童，結果就把兒童這種天才或幻想毀滅了。所以我希望現在做父母或幼稚園及小學敎師的從我這種經驗中得着以下的敎訓：

（一）十分小心地培養兒童的幻想力，利用他們這種幻想力發展他們創造的天才。

（二）對於兒童的發問絕對不可表示絲毫憎惡的態度，不可有絲毫憎惡的心情，應當小心地解答他們的問題，甚至，在成人爲極無理由的問題，都要設法指

導他們。

（三）父母和教師對於兒童的說話一點不可造次，要處處誠實不欺，更不可用鬼神的話來恐嚇他們。

（四）不要用食物的賜與或禁止爲賞罰兒童的工具，因爲這末一來，便種下他們後來爭名奪利的禍胎。

我們談及兒童教育，因而又想起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來。中國人民現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沒有飯吃，做父母的終日爲衣食奔波，那有工夫來講兒童教育。至於小學教師之不能稱職，一半是由於中國的師範教育之不善，一半也是由於他們的生活困苦，使他們不能安心地研究兒童生活，忠於職守。說到這一層又超出我們現在所談的問題範圍以外，只好他日再談罷。

一九三五，一一，一二。

三五 經學與『月亮』

中國的經學眞正害死人！我從小的時候，有一位經學家時時爲我講解經書，常常爲了一個字，引經據典講了兩個鐘頭。他把從前各家對於這一個字解釋一句一句地背將出來，甚至連這些經學家的名字都說得一點不錯，却是對於我一點也不發生好影響，他兩鐘頭口講指畫地累得要死，我却不耐煩地告訴他！卽使先生所背的這些經解都不錯，究於我有什麽益處呢？

後來，大約我到了二十歲左右的時候，又曾經想在經學上用一番工夫，但我翻了一翻經學的註解，爲了詩經上的『采采卷耳』四個字足足地寫了三本書，他們這些注疏都是在書本上兜圈子，在字眼兒上打滾，不看還可以，看了，反把人

弄得頭昏眼花。所以我毅然決然地把研究經學注疏的念頭斷了。

中國人受了經學的毒着實是很深的，因爲經學完全是空虛的形式，大家中了空虛形式的毒，其流之極，便有兩個毛病：一個是冬烘頭腦；一個是欺飾心理。這裏我且說一個故事：——

清道光皇帝爲人是很簡樸的。有一次他的套褲面前正當膝頭地方破了，他不願做新的，把兩支破套褲送給內務府織造局，敎他們把破的地方織補一下，織造敬謹如命地把兩支套褲破的地方織補了兩個團塊兒（一只一個，）形似月亮，故以補月亮名之。後來織造局特爲這一織補奏報一筆報銷庫平銀五十兩。道光皇帝雖然勤儉，但他生長深宮，怎樣知道民間的生活費用，自然對於這種報銷也就信之不疑。後來有一天同潘中堂（蘇州人）說話，不曉得怎樣看見潘中堂的套褲也打了兩個月亮，因而就問潘中堂：你打補這兩個月亮，花了幾何銅錢。潘氏被道光皇帝這一問，很爲狼狽，明知道他這一問是有來歷的，恐怕說少了，令內務府的人難堪，遂盡量地放大數目答道：臣的套褲上的兩個月亮，費了二十兩銀子。

道光聽道，頗覺驚訝，說道：爲什麼這樣便宜？我補了兩個月亮，却花了五十兩銀子！道光皇帝這種故事原來只是專制皇帝宴處深宮的必然結果，還不能算是什麼冬烘頭腦，而潘中堂的對話，却十足地表示中國的經學所造就成功的一班士大夫之說謊的習慣。至於中國士大夫的冬烘頭腦，隨在都可以碰得着。我前次所說我在山東機械局報銷戶部的那段故事，就是最的當的注脚。還有一個故事我可以說一說，就是前清道咸之間的廣東的砲台。據說，兩廣總督建築廣東的砲台竟費去八千萬兩銀子，但是牠的內容的荒謬絕倫，眞是筆墨難以形容，我只說一事便可想見，廣東各處砲台上都有通紅的硃漆欄杆，你想：砲台怎樣可以與硃漆欄杆發生關係，而我們中國的砲台，竟然飾以硃漆欄杆，這不是活活地畫出我們中國士大夫的冬烘頭腦與欺心口理麽？

一九三五，一一，一三〇

三六　杜工部的描寫天才

杜甫的詩可算無奇不有，而他的描寫天才更是獨步千古。他的這種技術實在妙不可言！譬如，他的贊馬的詩，把馬的狀貌神態都一一描寫入微，尤在他能以把一個千里馬的奇特的地方，提要鈎玄地烘托出來，並且他所描寫的馬各各不同，我們且舉兩個例來說。他的驄馬行有句道：

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
雄姿逸態何𥕛崒，顧影驕嘶自衿寵。
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騣碨礧連錢動！

頭兩句係結連一開始兩句，寫出渴欲一見，名不虛傳的事實；入後四句便生

龍活虎地寫出驄馬令人神悚的神態，『顧影驕嘶自衿寵』是看了馬的『雄姿逸態』之後，馬鳴時的神情，這一句已把這一神駒的身分說得入畫，末後兩句，乃是作者對於驄馬全部身段細細觀賞以後的描寫，這十四個字無一字不生動，無一字不貼切，我至今心目中偶爾想到這兩句，還浮泛着一個目光炯炯，肉毛森動的馬在我眼前，你看這是何等技巧！他的『房兵曹胡馬』一首云：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
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所向無空闊，眞堪托死生！
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頭一句開門見山，說明此馬的來歷，第二句便把馬的骨格先行打了一個輪廓，第三句緊接着第二句『鋒稜瘦骨成』在形式上我們算已經得到了滿足的解釋，妙在一個『批』字，於是才十足地顯出雙耳之如何峻。但是沒有第四句，此馬亦不過徒有其表而已，這一句的妙處全在一個『入』字，有一入字則馬快於風，已

在言外，而第五句的一個『無』字，把胡馬的卓犖不羣，目無萬里的精神，可算表現得『毫髮無遺憾』了，像這樣的馬不但可以『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幷夜，』並且可托以『死生，』則此馬不但其才足用，其德更足取了。工部此詩雖係詠馬，實亦自喻然而此等名馬往往不遇識者，伏櫪以沒，那能不令人灑一掬同情之淚！『瘦馬行』一詩有曰：

天寒遠放雁爲伴，日暮不收烏啄瘡。

誰家且養願後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此種情境恰與『眞堪托死生』相反，然可互相發明，所以老杜的作品，命意，布局，造句，處處都登峯造極，其描寫天才，尤令人驚心動魄，我從前每讀他的集子，總是不忍釋手。今天偶爾回憶及之，不能道其萬一也！

一九三五一，一一，四。

三七 談屑

一 心理問題

記者 維也納大學的心理學家佛勞以德，即『精神之分析』（心理分析）的著者說，人類的兩性愛並不始於青年男女，即幼兒與母，幼女與父間都有一種兩性愛的現象，所以我們時常可以看見男兒妬嫉父親，女兒妬嫉母親的心理表示，此等學說，老先生以爲如何？

老人 這也容或有之。因爲幼兒對於母親常常感覺一種吸人的氣味，在生理（從物理學的見地說）上或許有彼此吸引的力，運行其間，使幼兒對於母親發生一種兩性的愛；反之幼女之於父親亦然。

二 『創世紀』中的一個新解

記者　創世紀上說：上帝七日七夜造成世界，從宗教史的見地說來，究應作何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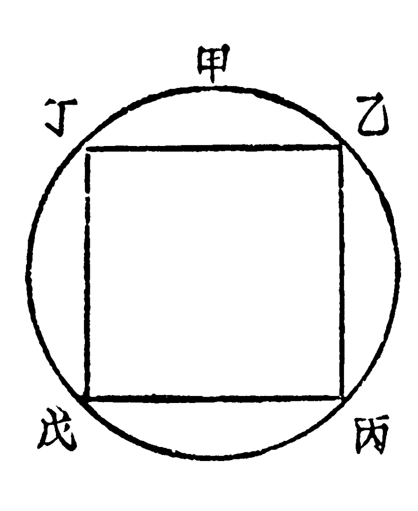
老人　一般人讀創世紀都誤解了這一句話，所謂七日七夜者，並不是指二十四小時的日夜而言，乃是指七個時期而言。這七個時期並不一定一般長短，而每一時期的經歷，也許幾萬年，或幾十萬年。

三 『天圓地方』

記者　中國有『天圓地方』之說，就現代科學講，顯然是不通的，老先生精研中西數理，必然能以對於這一說法給我我們一個確定的解答：此說究係根本不通，抑或爲後人誤解？

老人　實爲後人誤解。因爲天圓地方之說，就我研究中國數理的結果看來，

深知道，此種說法，並非斷定天是圓的，地是方的，而是用牠來測算圓周的。譬如甲圖



有乙甲圓周，即在甲圓周內做乙丙丁戊四邊形，因四邊形而求圓周與其面積，或如乙圖：

在乙圓周外做丙丁戊巳四邊形，因四邊形而求圓周及其面積亦同。可見古人並不是認天是圓的，地是方的，而是因因圓以求方的法。一班迂儒，拘泥文字，食古不化，遂把天圓地方解得不通，眞是害人不淺。說來也奇，中國人早已知道算圓周的方法了，並且恰與西人的算術不謀而合。西人算術求圓周的率是：三一

四一六，而中國的圓周率是$\frac{22}{7}$；$\frac{22}{7}$的得數與三一四一…一樣的。此算解釋，我從前都曾有過詳細的記述，載在拙稿『度數大全』中，今已散佚。

一九三五，一一，一五。

三八 關於馬眉叔先生

記者　老先生的文章與令弟三先生（建忠，字眉叔）的迥然不同，先生自已該也覺得罷？

老人　是的。眉叔的文章重氣勢，尙聲調，我則反之，專以意思義經緯，君看我的致知淺說序，可不是嗎？

記者　令弟三先生的『馬氏文通』的序及後序，誠如先生所言。三先生之文固可傳，而馬氏文通，尤爲不刊之書。此書對於中國文字之革新及硏究方法，厥功甚偉。

老人　原稿經我删去了三分之二有奇，因爲擧例太多，有礙青年讀者的時間

與腦力，但是梁任公對於我所删節的本子還嫌舉例太多，殊不知此種研究中國文字的文法書，在馬氏文通出版時代，實在是破天荒，舉例過少，學者將莫由徵信而解疑。

一九三五，一一，一五。

三九　孔教所給與中國的影響

記者　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一種復古的傾向，在思想上則以尊孔爲顯著的特徵。各處孔廟都大興土木，孔丘與所謂四哲的後裔，忽然被政府優禮有加，在政治上，教育上均給以特殊的待遇，似乎有一種什麼神秘作用，以爲這末一來，便可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古開太平，』記者不敏，實所不解，敢以質之老先生。

老人　足下須知我是一個天主教徒，就這一點說，我對於孔子敎義的態度，可以不需再加申說。但拋開這一層不說，單從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的見地立言，我對於孔子之道，更是沒有肯定的餘地，

記者　孔子的學說，在哲學上究居何等的地位？

老人　孔子的學說不成爲一種哲學。我們曉得，哲學第一個條件就是思想的方法，由這種思想的方法，不但要解釋人生問題，並且要解人類所生息其間的世界問題，即宇宙問題，孔子一生最狼狽的就是宇宙問題，他對於兩個兒童所辨論的『日』的問題，簡直莫明其妙，其牠可知。他不但不能解釋宇宙問題，即對於人生問題的答案，也都膚淺拘迂得可憐！他一生最大的功勞就在『正名定分，』替宗法社會的封建制度做了兩千多年的『叔孫通。』正名定分的流弊便率天下後世以僞相欺，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說謊。

記者　孔子教人不要做鄉愿，以爲『鄉愿，德之賊也，』然而遵孔子之道，其結果必爲鄉愿。先生以爲如何？

老人　孔子生在封建專制時代，他的思想是在定於一尊，從來不許人有反對的傾向。他說的話，誰人要懷疑，他便不高與、顏回對於他的話總是贊歎而不加問難，便最得他的歡心；並且贊賞他道：『回也如愚』又說：『回也不愚！』子路

對於他的言論行動時常抱着懷疑態度，有時他反對他的老夫子，且見之于詞色，孔子總不對他詳細解釋，說明其所以，甚至弄得無法，情願賭咒發誓，（想見他老先生當時面紅耳熱的態度！）由此看來，他有什麼哲學思想？哲學思想第一要有分析的態度，而孔子的學說只是東塗西抹，掠影浮光，對於人生又如何能有深切的認識？退一百步說，孔子學說，只是一種極膚淺的倫理學，即我所謂『行誼』學。他的教育就是要把一個活潑潑的青年拘束得像稿木死灰一樣，請問：『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這樣教人作人，人生還有什麼意義？而且孔子是一個極吝嗇不過而官氣十足的人，當他的得意門生顏回死了，回的父親請借賣他的車子給回買棺槨，孔老頭兒不肯，還說了什麼『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的一篇大道理，就是說，我現在已經做了官了，怎好不坐車子呢？你看，這就是孔子之道！

一九三五，一一，一六〇

四十　孔教所給與社會的影響

記者　孔丘本人所教人的思想，很少有邏輯的精神，但孟子荀子確已包含了很好的方法論的精神？

老人　誠然，孟子已表現他比孔子的思想富於邏輯，荀子比孟更有條理。因爲孟子處在戰國『處士橫議』時代，而各國的辯士皆以談說馳騁當世，孔子之徒，也不得不講求辯論的方法，因是就不得不有邏輯思想的萌芽。荀子的正名篇有許多話已經提示出邏輯的大本源，然而他們却都沒有力量給我們寫出一部像亞理士多德的 Organon 那樣有系統的方法論。

記者　孔子的哲學思想在當時已大受各家批評，莊子一派的人駡他迂拘，些

以無趾告訴老聃說：『孔子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墨家則駡他不知名理，老先生以爲何若？

老人 莊子一派完全是一種消極的悲觀哲學，然而他們的思想却有一部分超出孔子學說之上，孔子眼中的聖人，在他們看來簡直是自鑿聰明，所以無趾說：『天刑之，安可解？』就是說，孔子這種呴呴爲仁，孑孑爲義的酸氣，乃是受天之罰，愈不可救藥。至於墨家反對孔子。却是從積極的人生觀出發。孔子雖然鎭日價要『正名定分，』但他所謂『名』與『分』都只是替少數治人者設下愚民欺衆的彌天大謊，禁不得人家從實處追問。所以墨子對於孔子答葉公子高之問，批評他不知道怎樣爲政（卽不知『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並且笑話他對於問題不能追求所以然的原因，所以公孟篇說他對於『何故爲室』與『何故爲樂，』的問題，答得不知所以。至於墨家爲社會一般平民奮鬥的精神更非孔子所及。就邏輯思想說，墨子實勝孔子遠甚。

記者　孔子學說對於中國兩千年來的人心世道影響如何？

老人　我前已說過，教人『說謊』。兩千年以來替歷代皇帝說謊以欺騙人民，另一方面則又『煬竈蔽明』說謊以欺君罔上。明末之洪承疇，就是孔子之徒之最好的典型。中國歷代專制帝王莫不尊孔，就是覷破了這一點；東隣某國與所謂滿洲國之尊孔，也是覷破這一點。所以尊孔的結果不但要把活潑潑的青年方興未艾的天性戕折殆盡，恐怕連國民一點『白刃可蹈』的反抗精神，也都消磨於『規行矩步』之中了。天下古今講形式的再沒有出於孔子之右的了，他講形式，竟會教人『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不得其醬不食，』還可牽強附會地說是口味問題，請問：一塊肉必然要讓厨司夫切得四四方方才吃，這是什麼人生大道理呢？然而這正是孔子之道呵！

一九三五，一一，一八。

四一 說謊

中國社會上受了孔子形式主義的毒太深了，結果必然要隨時隨地去說謊，在朝廷則欺罔君上；在閭閻則欺罔小民，在家庭在父子相欺，夫妻相欺，不說謊便不能過日子。曾記得，曾文正公（國藩，號滌生）在江西內湖編練水師，同太平天國的水師相打，有一次打了勝仗，據他說，是水師統領彭玉麟的功勞，專摺奏保，這篇奏章我曾經讀過，說是彭玉麟當兩軍決戰甚酣的時候，彭某手執大刀，奮身跳過賊船，當者辟易，斬賊渠魁，因奏膚功，云云，我當時讀到這兒，實在有點莫明其妙。彭玉麟原來是個窮秀才，未曾聽說他有怎樣膂力，而且他原來又不是個生長在江湖上慣於舟楫的人，爲什麼他能以在兩軍鏖戰時，從他們戰船上

身先士卒，就一跳跳到賊船上，如入無人之境。後來，我問了幾個淮軍已經卸職的軍人，他們告訴我，從前打仗，實在好笑！兩軍在相距三里以外，便拚命的罵陣，所謂『罵陣？』就是他們互相聲震天地地罵對方。官軍罵長毛爲『賊；』長毛罵官軍爲『妖，』趕到越走越近的時候，只要那一方有少數的人胆怯一點，跑了回去，其餘的也就跟着望後退，於是敵方便乘機追了過來，在後面殺幾個落伍的敵兵，便就這樣大獲勝仗了，而封疆大吏的幕府中總有一兩把辦奏稿的好手，轟轟烈烈，鋪敍戰功，儼若一場血戰，於是一大批紅頂花翎，便在他們的筆下產生出來了。爲什麼一定要說彭玉麟身先士卒，斬將搴旗呢？因爲前清保奏軍功的慣例，不斷獲賊將，不能保獎。曾文正公自己就是辦奏章的能手，自然做得天衣無縫，如情如理，然而也就是說謊的能手。

中國人最大的不幸就是不能合羣，而不能合羣的原因就在於兩千年來的專制帝王的毒害太深，弄得人民只顧自己旦夕之安，不求人羣社會久遠的福利。曾記我小時在私塾讀書時，常常對於皇帝發生疑問，先生總是罵我。有一次，我們江

蘇考試，某縣童生做了一篇清順的八股文，文爲嘉慶皇帝所賞識，遂傳旨各省都學部院，命以後諸生做八股文，均應以此文爲楷模。先生給我講這篇文章時，提到這種故事，我便很好奇地問道：皇帝也懂得做八股文？先生大駡道：糊說：皇帝無所不能，無所不知，何況八股文？這種心理是當時一班士大夫，尤其是一般服孔子之教，誦孔子之言的戴方巾朋友的共同觀念，沒有一個不是『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的心理。由這種心理出發，小百姓自然是應該受苦，應該把天賦的人權（自由平等）犧牲得乾淨的。所以大清律上載有一條說：三十人以上在一塊聚會，卽以聚衆論，格殺無論。一個國家弄得人民束手縛脚，箝口結舌，對於國家大事不敢聯合起來同負責任，任你政府少數人，有什麽三頭六臂，七手八脚，或是眞像千手千眼的觀世音那樣，也無濟於事，只有把國事敗壞得不堪收拾。所以我始終主張，在任何賢明政府之下，任何時期，人民都應聯合起來共同担負保衞疆土的責任，而政府之賢明與否，也就視乎牠能否實行讓人民盡量地結合起來共同担負這種責任。

一九三五，一一，一九。

四二　關於貨幣之發行與現金儲藏問題

我對於現政府日前所施行的貨幣政策，關於政治方面及施行後對於民生經濟效果如何的意見，已經說過了，現在我要談一談關於發行貨幣的技術問題，與儲藏現金的防範問題。

西方文明各國對於他們的貨幣發行莫不愼之又愼。我從游歷歐美時，曾訪求他們關於此事種種設施，玆分述之如下：

（一）貨幣鑄造與紙幣印刷方面　他們鑄造金銀幣的工廠受政府財政主管機關嚴密的監督，工廠所在地禁止一切人的窺探，該廠工作人員，上自高級職員下至工人，無論男女，在機械房服務者，均須赤條條一絲不掛，所有金銀幣鑄造成

功之後，均須由政府主管財政機關特派廉正大員並聘請金融界要人到場考察，舉凡牠的重量，成色，花樣，無不細細檢驗，查其是否與政府定程式相合，脗合者收，稍有差池，便駁回重鑄。所以他們的金銀幣的重量，成色，花樣非常一致，故僞鑄的事情，很難發生。至於他們印刷紙幣，手續更爲嚴密。第一，是紙的問題。他們的紙幣所用的紙，都是用政府指定的工廠或特開的工場在嚴密設計與監督之下造成的，而且他們印刷紙幣的紙張有各式各種，譬如一張紙幣有四層，則四層紙張各有特殊的花樣，而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張的各種紙幣的各層紙張，又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特殊的配合，非身任其事者不得而知，故外人無從僞造。一來因爲牠的技術之巧，二來因爲牠的成本太貴，絕非某種投機商人所能仿造。說到這裏，我又想到我們中國着實可憐。從前張香濤做兩湖總督時，發行紙幣，係托東鄰某國商人代印，民國以來，所有紙幣，則又全出於紐約，倫敦兩市，不但國家體面攸關，亦且弊端百出，中間發生僞造情事，不一而足，在銀行家本身爲各該行對外信用關係，雖發現此種情事，而多隱忍不言，咬着牙關

，甘願吃虧。謀之不臧，至堪浩歎。深望政府注意及此，不要再蹈已往覆轍，致令奸商及專以牟利為事的鄰國商人，有機可乘，以擾亂我國民經濟生活。至於

（二）現金儲藏亦應特別注意其安全　歐美各國對於國家現金準備，固極注意，而對於儲藏現金之法，尤謹愼將事，務須使其獲得安全保障，就中國現狀言之，上海絕非可以儲藏現金之地，因為現在的科學技術異常高妙，任你如何堅固的銀庫，甚至金屬的門窗戶壁，盜者皆有法穿窬而入，這是一。即在內地亦須講求特別建築，且須極嚴密，其儲藏地點，勿使外人知悉。始可保無虞。此言前為粵中某軍界朋友言之，他也同意我這種見解。這是二。願政府諸公注意及此，勿使盜人盜國生覬覦之心。

一九三五，一一，二〇。

四三　我的孩童時代與宇宙觀與家教

我的家庭生活，總算很圓滿，兒童時代，尤其令我留戀。我們家庭奉天教由來很久，大約在利瑪竇到中國來以後，我們的祖先便成爲教徒。我的外公外婆也是奉天主教的。我小時，母親教導我極爲嚴厲，對於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不肯忽視。譬如，同人說話，絕對不許加人以惡聲，世俗的爺娘看見自家的小兒會開口罵人，便欣欣喜色，我的母親則不然，口出惡言，在所厲禁。在棹子上和大人一塊吃飯時，坐位不得侵佔人家的地方，檢菜不許越過自己面前的菜蔬，若果要吃對面那一邊的菜，一定要請大人代檢。到了外婆家裏，母親必每日照常課我一定的功課，如讀生書幾頁，熟書幾卷，臨若千字，等等功課完了之後，才

准出去玩耍。若果有什麽不是，母親必定要加以督責。但是在外婆家我是不大怕母親的，因爲有外婆做靠山。母親對我雖厲害，但外婆對我却是恩愛逾常，每逢母親要責罰我時，外婆便出來庇護我，母親也無可奈何。不但外婆對我好，就是父親也是很溫和的，不像母親那樣嚴厲。因此，我也就不怕他，他被我弄得無法時，還有時輕輕地對母親說，你給我管管孩子罷！其慈愛便可想見。中國社會治家的格言是『嚴父慈母，』而我的家庭教育却有『嚴母慈父，』然我因母親督敎甚嚴，却養成一種嚴肅的克己觀念，後來處世接物之不肯薄待人或對人無禮，皆在此時種下了因子。

我小時雖然受了母親的嚴肅的敎育，然而我自己的好動的天性還是活潑的發榮滋長。我在私塾讀書的時候，同學有十幾個，我年紀最小；然而遇到事情，總是我做領袖。一來是因爲我好出主意，二來是我本着我所受於家庭的嚴肅教育，律已律人，三來是大家皆服從我的指揮，我那時對同學的第一個戒律就是不許駡人；第二是不許打人。不過讀者不要誤會，以爲我不過是個頑皮的學生，我因爲

受了家庭的影響，對於人生觀和世界觀都已能不為那時中國社會傳統的見解和習染所拘束，中國人對於兒童總是灌輸其鬼神觀念：平時往往以鬼怪之說，恐嚇兒童，又因他們無論吉凶禍福都要求神拜廟，不知不覺就把兒童小小的心靈弄成一種愚昧無知，盲從迷信的狀態。我幸而沒有受過這種摧殘。所以我對於當時士大夫所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天子，也得不很平常，我因宗教的啓瀹，又知道天子也和我們一樣，同為造物所造，同是有生有死，在上帝之前，同是平等，並沒有什麽神奇，至於黃金，玉帶我更看得平常。當時我覺得黃金與泥土並沒有貴賤之分，而泥土比黃金更有用，因為黃金只為少數人所有，而且饑不可以飽肚，寒不可以取暖。土則萬物生焉，人類的生活完全取給於此，古人所謂『有土此有財』就是這種意思。我那時雖尚不能領會這一句的格言，但我直覺的思想着實已超過了這一句的範圍，我後來的人生觀與宇宙觀，皆從這時順着這種傾向發展出來的。

一九三五，一一，二一。

四四 雜談

一 鎳 Nickel

外國錢幣之採用貴金屬如金銀之類，自然是因爲牠的持久性與價值高貴，便於攜帶，但貨幣的唯一作用就在流通，牠終日在人手裏轉來轉去，或打包封，或輾轉搬運，或其自身互相摩擦，處處都有耗省，據外國貨幣專家的調查和統計，歐美各國金銀貨幣之流通民間，每年此項損失，實是筆很可驚的巨款。又因工商業的驚人發展，金銀幣在攜帶搬運上還是不大方便，於是就創出紙幣來，紙幣耗損究屬有限，而其功用更大。金本位國家以金幣爲主幣，以銀幣爲輔幣。銀本位國家則以銅元，銀角爲輔幣。後來因爲小銀幣的消耗太大，而銅幣又在笨重，於

是美國人就發明了一種鎳 Nickel 把牠鑄成輔幣。自從美國鑄造此種鎳的輔幣以後，商民大便，因爲牠爲質甚堅，體又輕，歐洲各國亦多仿造，甚願吾國財政當局注意此種金屬，在適當時期也自鑄此種鎳幣以代替銅圓。

二　袁世凱殺子

袁世凱做大總統以前，有人送了一個女子給他做妾，就是他的六姨太太，生了一個兒子，袁氏非常寵愛她們。袁當洪憲皇帝末路時自己的腰子病（有人說他是梅毒發作，非也。）發作，因而上衝及於神經，遂發狂。不知受了什麼刺激，一天自己用手槍把六姨太太和她的兒子都打死了，而他自己不久也就失却帝冠連老命也送掉了！

三　中國的小說

中國的小說有一種共同的毛病，就是，牠們不知道：小說的敍述，只是截取

人生之歷程或社會某部之一斷面來描寫，使讀者於這一精彩的斷面，可以窺得人生社會的縮影或輪廓。因此，他們一開始總是千篇一律地要從書中所敘的主要脚色的『三皇五帝』說起，弄得人莫明其妙。還有一種大毛病，就是小說家們到了書中的關節無法轉變時，就如同打了結解不開時，便用神仙來救一下急，雖好的小說如紅樓，水滸，儒林外史，西廂記等等都不能免。這便是第二種大毛病。

四　中國文字的短處

中國文字，至少是以前的中國文字，實在有許多缺點，而在篇章的結構上，更其不好。譬如蘇東坡的上皇帝疏，王安石的上皇帝疏，都可算得有數的傑構，但牠們都是有頭無尾，述而不作，論而不斷，弄得一篇煌煌大文，到末了只以寥寥數行頌聖的文字了事！我想這並不只是中國文人的過處，而是當時中國的社會與政治之腐敗的環境限制了牠。

一九三五，一一，二一。

四五 "Being"的問題（一）

記者　老先生的『致知淺說』我已讀了大半，這部書雖然只是介紹西洋哲學思想入門的『淺說，』然因其中的術語以及邏輯的各種必要的，應有的知識，都已提要鈎玄，加以文字古奧，恐非中國一班青年學生所能領會。

老人　誠然，誠然。『致知淺說』實在只是研習哲學的入門工具，而不是哲學，但凡研究哲學所必需的知識，實已應有盡有；惟是當時對於西洋哲學中一些術語之迻譯，頗費一番苦心。我所用的術語都是取自中國的古籍，因爲中國的古書上有許多名詞，實與西洋哲學上的名詞相脗合；如西洋哲學上的最重要的一個術語 Abstraktion，日人譯爲『抽象，』中國學者因之，然而我却用古書上『擶其

象」的「摛」字而名之爲「玄摛」所謂玄摛，就是把我們所說的某種事物之屬性或物德提要鉤玄，於萬有不齊中觀其會通；於一般現象中分別差別，則「玄摛」一詞實犂然有當，我們自己本有適當術語，何必拾人唾餘？

記者　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比之歐洲古代哲學，即希臘哲學思想，究有什麼分別？

老人　說起來實在傷心！我們中國古代何嘗眞有如希臘的哲學思想！哲學問題就是思想問題，中國古代（直至現在）實在沒有哲學思想，更精密的說，就是沒有哲學。

記者　中國古代如孔，老，墨諸家學說，似乎也是一種哲學？

老人　哲學第一任務就在教人怎樣思想：而思想首先碰到的就是Being問題。譬如現在我問：我們人類自有生以來第一思想是什麼？就是說，我們自呱呱墮地以後，第一次的思想究是什麼？那就是Being問題。Being這個字中國人多譯做「是，」或譯做「存在，」或譯做「在，」（日本人亦有把牠譯做「在」的，中國關

於 Being的譯語，大半都襲自東語。記者註。）不過『是』『存在』與『在』皆不恰當，因爲必有物可指，然後才有是非；必先有，然後可以存在，或在。但是把 Being 直譯做『有』也不對，因爲中國語言中的『有』字涵義實不足以盡 Being 之意；而『在』字更不足以盡 Being。中國人之所謂『有，』只是指着此森羅萬象中的一點一滴而言；如『今有人焉』之『有；』所謂『在，』也只是指着這個婆婆世界中某一現象之存在而言，如『某在斯，某在斯』之『在。』Being之有，乃賅括大宇長宙之總體而言。人類自孩提時所首先碰到的問題就是 Being，與 Non-being 問題。有了這種思想，才有分別識；有了分別識，則萬物萬事才能夠在我的意識中各從其類而加以適當的區分；有了適當的區分，則我對於此萬事萬物才有認識可言。人類自從呱呱墮地便漸漸養成此種需要，於是科學便應運而生。

一九三五，一一，一三。

四六　Being 問題(二)

記者　老先生的意思是否說，中國古代的學者如孔老之流只談人生問題，不談宇宙問題？

老人　不是。所謂 Being 不只是宇宙問題，實賅括人生問題而言。山河大地固然是 Being的一部，而人之林林總總，相生相養，也是 Being的一部分問題。

記者　那末，孔老所談，何嘗不是人生問題。那末，他們所談也就是哲學了。

老人　不然，不然。哲學的任務在追求 Being的整體，不得已而用中國語言，我們可以說，牠是要知道『全有』大凡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所接觸的物皆是 Being

的一部分，而不是Being的整體。孔子所言，皆是適應人生實際問題，他未嘗對於一事一物下一確切的界說，就是說，他未嘗告訴人，某事，某物究竟是什麼，不告訴人某事某物究竟是什麼，那就不能對於此事此物與以適當的處置，譬說，孔子對於門弟子的問『孝』的答語各有不同，論者以為這是孔子善於教人，始能如此『隨機說法。』我則以為：孔子答人問孝各有不同，是否是他善於說教，我們暫且可以不管，然而孔子本身對於孝之一字究竟做何解說，始終沒有告訴我們。『孝』究竟是什麼東西？我們為什麼應該『孝？』這些根本問題，他老先生皆沒有解決。他所言者，大都是應付一時的話，而沒有解決人生根本問題，有什麼哲學思想可言？希臘哲學則不然。拍拉圖已發其凡，到了亞理士多德，便給我們形成一個研究哲學的方法，即邏輯學，因此也就第一次給我們形成一個哲學體系。

記者　中國古代學者不曾談到Being的問題，孔子沒有談過誠如老先生所言，但老子的『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似乎不能說中國古代學者完

全不曉得Being問題。

老人 老子的『無名』與『有名』之所謂有無和我們所謂Being實沒有共通的地方。老子的『無名』之無，正是我們所說的Being，卽無限之有：至於他說的『有名』之有，則正是我們所謂有限之有。中國的學者以有無爲對待，這是錯的。就西洋哲學說，Being與Non:Being爲對待；就是說．有與非有爲對待，而不是：有與無爲對待。因爲Being固然是有，而Being之否定也是一種有，卽Being而不是無。因爲任他什麽天神，絕對不能從無生出有來。這便是自亞理士多德以來的西洋哲學與中國古代學說不同的地方，也就是中國古代學者的學說不能成功爲一種哲學的原因。中國民族若果要救亡圖存，發輝光大，一定要想法培植全國人民的哲學思想，就是說，要使他們人人能用他們的頭腦去思想，去分別，去分析，去判斷，夫然後才有民權自由可言；夫然後才有民國共和可言。

一九三五，一一，二四。

四七　雜談

一　西洋人給我們的教訓

有許多朋友到歐美各國去，往往遭到他們的白眼。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到法國留學時，同法國交際，法國人看他的法國話說得好，學問也恨好，便以為他是歐洲人，甚至有些法國人認他也是法國人，故相待甚好。有些人以為他是安南人，禮貌也還是過得去；又有人以為他是日本人，那更是『刮目相待。』後來他們漸漸曉得他是中國人，便露出他們的鬼臉；有時看了他，簡直避之惟恐不及。這種滋味，中國的學生十有八九都嘗過，始而我總以為：或許是因為中國學生不修邊幅，故易引起西人輕視之心，這次友人張將軍從歐洲囘來告訴我一件事，我

才曉得不然。原來這位張將軍是廣東人，他在北伐軍中，身經百戰，世人所謂「鐵軍，」就是他所率領的一些青年革命軍人用熱血鑄成的。他雖然沒有發多大的財，然而我想他到歐洲去的行李與川資一定不是太減色的，所以他與西方人交際，對於這一層絕對不成問題。他告訴我，他居然也遭了西方人的白眼。事情是這樣的。張將軍從歐洲回來同船的一個西洋人，同他一路上談得非常投機，他很覺得張將軍是位很可欽敬的朋友，但是談到正熱的時候，無意之中問張將軍道：你們貴國（指日本）近來對於我國關係怎樣，滿洲國的情形怎樣？對於中國更將如何處置？張將軍看他有所誤會，便坦然地答道：鄙人不是某國人而是中國人。這句話剛才落音，這位西洋人便掉頭不顧而去。自此以後，每日和張將軍見面便成了陌路之人！張將軍對我述此一段遭遇，言下猶有餘憤！

二　中國人的心理

中國人有一個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肯努力，說白些，就是好吃懶作。從這一

種心理發展下去，便是亡國亡種的心理。大家都是各顧其私，只要自己過得衣食飽暖，什麼國家社會，什麼公共福利，皆一概不管。就是對於國家現狀抱着憂慮，表示不滿的，也只是在那裏嗟歎或希望『天生聖人』來替他們打江山。這裏我要說件故事：——

據說，有兩個叫化子在那兒『各言爾志，』一個說，假使我發了財，我買牠五百石米，我睡在米堆裏；餓的時候左邊吃一口，右邊吃一口，多麼快活！另一個說，假使我發財，我一定買牠一大堆棉絮，我睡在棉絮上頭，左邊冷了，向左邊堆裏鑽鑽，右邊冷了，向右邊堆裏滾滾，豈不温暖一世！——這是一件。

又有人說：有一大羣蝦蟆在池塘裏商量，說螞蟻有王，蜜蜂也有王，爲什麼我們不要一個王，於是大家於就朝着天亂叫，叫得上天不安，從天空裏降下一個大木板下來！落在水面上，把這一羣蝦蟆嚇得屁滾尿流，個個都伏在水底，不敢出頭。其中有一個胆大地跑出水面，跳在木板上，以爲很得意，大叫起來，其餘的蝦蟆也都相繼跳到板上，亂叫起來，上天聽得不耐煩，道，這些東西眞討厭，

牠們要個『王，』好！就降了一條赤練蛇下來。這條赤練蛇下來以後，便把那一羣蝦蟆吞得乾淨。凡事之不能自救，不肯犧牲，而只希望外力來拯救者，皆蝦蟆之流，叫化子之續也！

一九三五，一一，一三。

四八　清季外交界的趣聞

清季外交的失敗，半由於滿廷之專注力於防內，遂不能不對外屈服；半由於滿廷官吏懵然於國際情勢，因應無方，動輒得咎，至於清季外交界之腐敗無常識，舉動荒謬。騰笑列邦，實在是『罄竹難書！』茲就余所親見親聞之事，略舉數則以示一斑。

薛福成的馬桶。薛福成在前清出使欽差大臣當中要算是『庸中佼佼』的了，然而其爲人之頑固，實在好笑。曾記得他出使外國時，欽差大臣的行李單裏面有一件最足代表中國的物件，寫在上面。這物件是什麽？原來是『金漆馬桶一只！』當他命人攜帶他的御用的金漆馬桶時，有人告訴他說，外國輪船火車以及民房

，客寓，均有抽水馬桶，非常便利淸潔，無需攜帶中國馬桶，我們這位薛欽大不謂然，謂中國大官所用馬桶，何等講究，而且使用已慣，如何可以改用外國馬桶？執意不肯，於是隨從們只好欽差大臣的馬桶，帶上輪船，放在欽差大臣的房間裏廂，每逢外人走過欽差大臣的房間時，莫不掩鼻而疾馳，避之惟恐不及。許多外國人莫明其妙，經過一番調查，才曉得是中國欽差大臣的馬桶的『聲教洋溢』所致！薛氏不但寶貝他的馬桶，並且寶貝他的痰唾。他的痰是不肯吐出來的。他的痰已經出了喉嚨，都還要咽下去的。諸位不要誤會，這並不是他怕有礙人家的衞生，而是他不肯損失他的原氣的原故！

曾小侯與安南。安南這一大塊土地，就是我們曾湘鄉相國曾侯相國藩的兒子曾小侯劼剛送掉的。後來有人責備李傅相，那實在寃枉。原來當安南人民殺了幾個法國教士，法國政府要求中國政府懲辦兇手，保證以後不得再有此等事件發生。當其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把這種交涉命曾劼剛與法國政府折衝，因爲其時曾出使英法，淸廷頗爲倚重，但曾氏始而把這種事情視若無足重輕的甌脫化外、對

外人表示，中國政府不願過問，由他們自己去處理的態度，於是法國始藉口進兵。然而法國進兵的當初，目的也只在佔領越南的東京，所以佔了東京以後，便停兵不進。但是我們這位小侯爺却以爲是法國人膽怯不敢進兵，於是便一變從前不聞不問的面目，奏呈淸廷，主張與法人開戰，戰端一開，遂把整個的越南送給法國人。我並不是不贊成抵抗外侮，而是說，中國的外交總是始而懵然於事勢之眞象，一位敷衍，一位放棄，所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又無切實準備，到了以後，又倉卒言戰，徼幸一時，怎樣不一敗塗地，不可收拾！

中國出使欽差大臣公館的『白旗。』當我到美國去的時候，美國大都市都轟傳一種笑話，這個笑話傳到我耳朵裏來，却眞教我難堪！事情是這樣的——。中國出使美國的親差大臣的公館裏面，常常在樓房簷下，飄曳出許多白布長條子，每逢晴天大太陽時，總有這種東西出現。美國人士始而頗覺得奇怪，都以爲這不曉是中國欽差公館掛得什麼旗幟，或以爲是那一國的國旗。後來打聽打聽，才曉得是中國欽差大臣太太小姐們的『裹脚布！』

一九三五，一〇，二五。

四九　菲律賓的獨立

記者　菲律賓現已在政治上脫離美國而成立一個獨立國家這，件事對於中國的影響將如何？

老人　菲律賓是從奴隸的地位進而恢復原來主人的地位，就是說，從殖民地的狀態進而恢復他的獨立國的狀態，不但恢復而且要進一步成爲一個現代的國家。我們中國恰恰相反，是從主人地位，一天一天地降到奴隸的地位，就是說，從獨立國家，的狀態、一天一天地降到殖民地的狀態。現在菲律賓的新共和國的歡聲送入我們靜候人家宰割的中國人民面前，你想對於我們會發生什麼影響呢！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美國之放棄菲律賓，實在是他們的一個聰明的政策：一來是，

他們若果不放棄菲律賓，那他們每年要對於菲律賓支出一筆恨驚人的國防費，用許多力量來照顧牠，所費實不貲，而在戰略上實爲美國的國防上一個破綻。二來執意保持對於菲律賓的宗祖國的地位反足以授某某野心國家以鼓動菲人反抗美國的民族心情的口實。現既承認菲人獨立，美國既可減輕自己的負担，又可博得菲人的歡心使野心國家無所施其技，所以我說牠是一件聰明的事體。

記者　老先生相信美國果眞完全放棄菲律賓麼？

老人　那是足下的誤會。美國明明聲明菲律賓完全獨立還在十年以後。美國人是否誠心扶助菲人達到完全獨立的地位，這要看他們在此十年之間怎樣幫助菲人而後定。若果在此期間，美國人眞正站在菲人的利益上幫助菲人發展自衛的力量（軍事的，生產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那美國人在菲島的執導的勢力只有一天一天增加的和鞏固的，不然的話，美國人也要食其後果的。

記者　所謂『後果』是不是指某國有乘機取美國之勢力而代之的可能？

老人　美國人若眞實地幫助菲人使他鞏固其完全獨立國家的地位，我敢說，

沒有那一個國家可以取他們的勢力而代之的，不然的話，那就不敢說了。某國人對於菲島的獨立，自然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美國既承認菲人獨立，則他國將更多伸手菲邦的機會。懼的是，他自己方將出其全力以夷人之國家爲殖民地，爲保護國，而菲島適以獨立轟傳世界，相形之下，實在是一件令他不歡的事。但是我希望菲律賓共和國由脫離美國的統治而進爲獨立國；再由獨立國經過自由意志的審量，加入美國的聯邦，與夏威夷等國爲美國共和國的機構之一部分，更爲有益。

一九三五，一一，二六。

五十　中國各大學教授所應做的事

記者　昨今兩日上海各報徧載北京各大學教授因有人假借他們的名義擅發主張脫離中國政府，組織所謂自治政府的宣言，遂由蔣夢麐，胡適，任鴻雋，傅斯年，等各大學教授簽名發表聲明，『除表示反對破壞國家國家統一外，並鄭重宣稱要求政府用全國的力量維持國家的領土，及行政完整。』（見本月二十五日上海申報，）老先生對之有何感想？

老人（很興奮地歎息道：）應該的，應該的。我們古人所謂『作之君，作之師，』意思就是說，一個國家之所以形成，必須有兩種人為之重心：一種是負政治上責任的，就是站在政府機關以內的官吏；一部分是負人民教育之責，為之

師傅的人。前一種人是用政治（包括行政權力，司法權力，軍警武力等等）來統治人民；後一種人乃是用他們文化工具使人民增進知識，發揚信心，培養道德。就國家社會之所以存立的根本言之，後一種人，即今之大學教授以下爲人師表的人更爲重要。譬如人之一身：行政方面猶之四肢百體也；師者腦神筋也。君者身也；師者心也。四肢百體固然重要，而腦神筋更爲重要；身固重要而心更重要。北平各大學敎師早就應該站出來說話，直到現今他們才說，已經是太晚；然而他們還敢說幾句應當說的話，這在我們的現時中國教育界實在是『空谷足音！』但是——

記者　『但是』北平各大學教授發表這種宣言以後，又將後又怎樣呢？

老人　單只靠着一種宣言又濟得甚事？宣言之後，必繼之以行動，使他們的正確信念灌注到全國（上自政府下至民衆），因此我希望北平各大學教授（自然也希望全國其他各省各大學教授以至全國的師表）：（一）要對於他們的信仰（即他們所宣言的）生死以之，不要學我們孔夫子的辦法『可以止則止；』必須要

使得全國人民成功一個由頭腦以達於四肢百體能言能行，敢言敢行的活人，不要只說了幾句話擺架子，終於讓我們全國人民只成了『活死人，』『死活人！（二）要做中國的斐希特 Fichte 不要中國的康德 Kant 當一七五八年東普魯士卽船尼格士白克尙爲俄兵佔領時，康德因爲要想在該處大學內補任一個正教授的職位，不惜賣却他的德意志光榮的學者的身分，上書俄女皇搖尾乞憐，並且署名道：『永爲皇帝陛下底僕人英馬奴哀，康德，』康德的哲學我們對於他雖然不得不表示相當的敬意，但他的拜倒在異族的統治勢力的脚下的人格，實在是一無足取。斐希特則不然。他在哲學方面雖說是繼承康德，但在行動方面却恰恰和康德相反。當法兵攻普魯士，柏林已經在拿破崙第一的槍尖之下時，斐希特大聲疾呼到各處演說，喚醒德國民衆反抗外敵的自信力與敵愾，又拋却大學校長的地位到前線去宣講，以事不果。而他的夫人因服務戰地，得了熱病，他因看護他的夫人受了傳染，遂於一八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間接地做了反抗外國侵略的戰爭的犧牲品。我們的敎授們，起碼要以斐希特爲榜樣，中國才有希望，他們也才可以對得起他

們的天職，才可以俯仰無愧！

一九三五，一一，一七。

五一　中西各國元首學問上的比較

西洋的文化比中國實在高得多，一般人民不必說了，我們現在且拿歐洲各國的元首來說一說。譬如第一拿破崙，誰也知道他是一個富於創造天才的軍事家，秉有卓越的能力的政治家。但是知道他是一個學問家的人，在中國還是很少。拿破崙第一之嗜學也逈異乎常人。他親手寫定法國的民法，這部民法後來爲世界各國所倣效，雖至於今，猶爲談民法者所必讀之書。以他的學問功名誠爲不可多得，然而當他想到法國的 Akademie ，去做一個學員時，猶爲彼中所拒絕，西方學術團體之嚴格如此，而歐洲各國的元首之好學亦可見一斑。

法皇拿破崙第三後來雖兵敗於德，身爲俘虜，世人往往的其因此便把他灿一

些長處都忽略了。他曾經在軍事上發明許多有用的兵器，如探海燈，火藥，大砲上測算遠近的表尺，都爲現今兵器學上最大的貢獻，而他的關於軍事學的等身著述更是自今以前各國軍學家所珍視的寶典。其他如美國前任大總統威爾遜，英國前工黨內閣總理麥克唐納，以及蘇聯的開創者列甯都是著作等身。他們在政治上，立場或許有大的不同，然而對於學問都有很大的研究與貢獻，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說到中國的歷代的元首實在可憐得很，秦以前我們不說了，漢高祖本是一個大流氓，自然談不到什麼學問，項羽是一個莽蕩丈夫，說白些，就是一個粗鹵漢子，更談不上學術。至於漢武帝唐太宗，雖然有些事功，然而我們也找不出他們自己有什麼學術的研究，明太祖也是一個草澤英雄，後來功成業就，雖然相傳鳳陽明陵的碑文（此碑文實在是一篇出色的文字）是他自己做的，然而除此而外我們就絕對找不出別的什麼學問上的成就。數來數去，只有一個魏武帝（曹操）是一個著作家的元首，此外直正懂得文學的，那就要算是武則天了。清朝的康熙雖

然會寫幾個字，會謅幾句詩，實在不成個東西，夠不上說著述，說起來實在可憐！有人說，唐太宗，康熙皇帝也有許多御製的東西，但那些東西都是假手於人的，不能說是他們自己的本領，中國的君主都是安坐而食，一點事不做，一點心不用的，這一點也是受了儒家的影響，因為儒家主張：『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又說『勞心者治人；勞力先治於人，』或許儒家這種說法，只是從當時的政治實際情形抽繹出來的倫理觀念。但是這種不平等的結果，『治於人者』勞力，終身無休息，而『治人者』却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所以『腦滿腸肥，』蠢如鹿豕！眞正可憐可歎！

一九三五，一一，二八。

五二 歐美的社會學者和歷史家應當到中國來研究

中國這一個國家到了爾今，實在處在一個非常特殊的地位；他之所以自處，也是古今萬國找不到第二個。

他有四五千年的歷史，他有一千幾百萬方里的土地，他有五萬萬的人民，然而他譬如是一個臃腫不靈的動物一樣，被外人征服了幾次，受外人的統治前後，不下四五百年，他們簡直沒有抗拒外來侵略的力量，明之覆元，民國之亡清，都是等到牠們自己腐敗衰老，而後從而摧毀之，然當其盛時，實不會有過多少有聲有色的反抗，最好笑是宋朝，那些君臣眞是迂腐得難以形容，他們要算是虔誠的孔教徒了。當元兵已渡河，他們逃難在竹筏上還在那兒講大學，到了明末，做異

族開國元勳的，都是『峨冠博帶』口孔子而文會孟之流。現在又要走舊路子了，但是當五全大會正開會時，消息傳來，說政府對於華北已有適當辦法，絕不使國家領土，再有所喪失，不過今天（十二月一日）上海申報載有如下一段北平專電：

『關於華北局勢，以連日極緊迫，曾迭請中央請示辦法，昨晚有電到平，謂京方現尚未有具體方策，仍希望北平方面，於苦撑之中，自謀辦法，——』

我的眼睛不大行了，耳朵也不聽了，遇有要緊的新聞，總是朋友們大聲讀給我聽。當他們讀到這個電報時，我始而以爲是我的耳朵聽錯了，終而又請他們一讀再讀，總是這樣說法！這也甚奇！中國現在這種局勢以及政府人民所以自處之道，眞是找不到前例！所以我說，歐美各國的社會學家及歷史學家都得到中國來研究一番，一定可以給他們發見許多社會學上的法則與歷史學上創例！

一九三五，一一，二九。

五三　生物學上的『親善』現象

蜜蜂中的雄蜂是不勞動的，勞動的都是雌蜂。雄的鎭日價居在窠裏，專等着雌蜂採集食物，送來給他們享用。他們的用處在那兒呢？就在給女皇做『面首。』原來蜜蜂的王是雌的，一切雄蜜蜂都是供她的享用，同她交合，她不要的，方許其他一些雌蜂來享用。但是一旦她們都受了種子之後，到了冬天，便把雄蜂一律逐出窠外，委之於冰天雪地，不凍死，即餓死。雌蜂雄蜂之相伴，其關係如此！就是人間的夫婦之親，其親善可說是至爲密切，然而一到了不需要對方時，也便『棄之如遺，』何况口頭親善專藉之以爲『蠶食』之掩飾者，世人讀此，可以憬然悟矣！

記者按：螳螂的故事對於『親善』所昭示的，更加深切著明，陶知行先生曾有這樣一段紀述，今節錄之如下：

『這位太太（雌螳螂）所以愛伊的可憐的丈夫（雄螳螂，）不但是因爲他能使伊的卵巢受精，而且是因爲他的肉合乎伊的口味，早則當天，遠則明日，他必定要被老婆捉着，照例在頭頸上一口咬下，細細的吃，除兩翅膀外，都被伊吃得精光。

而且雌螳螂對食色兩欲是不會滿足的。不論下蛋與否伊休息一忽兒，久暫各個不等，便能接待第二個丈夫，並同第一個一樣把他吃掉。第三個接上來，盡了傳種之責，是被吃掉，蹤跡毫無。第四個的命運也是這樣。』今之所謂『口口親善』何以異於是！

一九三五，一二，二，

五四　談屑

一　「大局」

我常聽見中國歷來的政府當局，每每以『顧全大局』或『大局』『大局』昭告於人，若似乎他們自己都是公忠體國，或民胞物與的心胸，實則一察其行爲，無不和他們所言的相反。曾記得袁世凱也是常常對人說『大局』的，有一個人故做不知地問他：『大橘』（局與橘音同）究竟有多大？袁氏瞠目不能對。這位先生徐徐地自問自答並且用雙手合攏做碗口大的圓形以爲譬道：『我想，「大橘」有這樣大！』袁氏很詫異道：『你怎樣知道？』某氏答道：『他們的眼中只有金錢；胸中只有飯碗，吾是以一般人之所謂「大局，」其範圍絕不能超過飯碗，故

云」」袁氏聽了，嗒然若喪！嗚呼，今之所謂「大局」即若而人者飯碗之世界也！

二　我之一度被騙

民國初元南京臨時參議院時代，我與我的外甥朱志堯皆被選為臨時參議院議員。當時有人告我說，距南京不遠的江邊，有一塊蘆洲地，面積萬畝，售價不過乙萬數千元，若購得此地，每年所出蘆柴便可獲利數千元，以之興辦學校，何施而不可？我聽了這話很快活，便設法籌款，但此一萬數千金者，焉能咄嗟立辦，於是我便同外甥朱志堯商量，把兩人每月參議院所應得的薪金夫馬費各數百元一律摒湊起來，不夠又從牠處設法，一齊總籌了萬餘金，憑着前次來說話的某人立契付價，便把他說的那塊地買下來了。有一天一位朋友知道了我做這椿笨事，跑來告訴我說：某人靠不住，當時朱甥在招商局任事，我便教他派一隻小輪載我們到我所買的那跑洲上去看一看，那知道我們坐了小輪，照着我買的蘆洲的地契所

註明的地段去找，找了一天也不會找着，才知道是眞正被人騙了！

一九三五，一二，三。

五五　中國人的演說

當我創辦復旦公學時，我曾立下規則：凡是星期日上午，學生均不准外出，由我練定許多演說題目，輪流命諸生練習演說，我並把演說必需的方法，如分段，如開始怎樣能以抓住聽衆；結論怎樣能使人對於他的演說獲得具體的了解，一班學生都很感興趣。大概中國人對於演說，知所注重，恐怕就是從這時候起的。不過演說只是人類在社會中發表自己的意思的一種工具，演說最好的人不見得就是好人；而眞正有非常之才與德的人，其演說必有可觀。所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必有德。』因此我想起法國的一個大政治家，他的名字叫退爾 Thiers，他少年時只是一個店員，十八歲以前便常常投考到報紙做文章，大爲報紙編輯

所賞識、旋即被請去當編輯。他後來竟做了拿破崙第三的大臣，他的演說非常有力，當他任期滿時，國會一般人對於他都反對，但當他在國會做一度辭別的演說時，國會又全體投票舉他留任，如是者三次，但到後來，國會不許他再做辭別的演說了。可見天才的演說的『吸引力』之大！

一九三五，十二，三〇

五六　中國人應該知道國家是什麼

上海某報記載華北民衆對於所謂自治運動的事實，標題曰：『華北民衆死也不肯「自治」』（大意如此，）我看了很詫異，因爲假使『自治』果眞由於民衆自身之意識出發，那自治運動實在未可厚非，因爲『自治』本身本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人民而果能自治，本是國家的一件極好的兆頭，但非所論於此次華北之自治運動。然而上海某報之標題，却未免大有語病，這個原因就在於不明白國家的眞諦。西方哲學關於國家的學說且不說，我們且就中國古代哲人及歷史家的話來說一說。書經上所謂『則君，所以自治也。』可見自治本是古代國家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君有可以做民之則的地方，始成其爲君，民亦始認其爲君。那末，所以

立君，就是完成民衆的自治，而不是如韓昌黎所謂：『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儒者末流之極的必然結果，）所以我們不能因華北現在一種違乎國法人情之僞『自治』運動，遂并自治本身而痛惡之，因爲人民若果不能自治，那也就不能成爲一個現代的國家。

荀子說得好：『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生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窮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由起也。』制禮作樂都是國家的重要權責，若果沒有制禮作樂的必要，則國家也就無從產生。班固因荀子之言而擴充之如下：

『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

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漢書，刑法志）

君者所以爲羣，而羣者卽所以維持人類以與自然爭，與害羣者爭，此猶就羣以內之需要國家的事實而言，而國家之成立另一條件乃是對外保障本羣之安甯。所以羣愈大，抵抗力也就愈大。所抵抗者，有天災，有人禍。天災暫且不談，而人禍之最烈者，莫大於敵國外患。一個國家若果不能合羣以抵抗天災人禍，那已失却國家的資格，其名雖存，其實已亡。默察時局人心，一部分人宴安逸樂，已不復知有國家與亡之感；一大部分則呻吟憔悴於虐政之下，救死撫傷之不暇，國家之爲何物，一般人腦海中大都不曾有一種明確觀念，又何怪乎偌大一個國家弄得七零八落，不可收拾，

一九三五，十二，四。

五七　所謂文化

現在常常聽見人家說文化，甚至東里掘出一些石人，西里一些石馬，大家便欣然相告，以為『文化，文化，』若果問他們：這種石人石馬與文化有什麽關係，就是說，牠們怎樣成為文化？則瞠目而不能對。實則文化在歐語為 Culture；義云『改進，』又云：『栽培。』荀子有言：『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荀子禮論篇）舉凡由人類的歷史經濟中所發現或發明的增進其明德和其物質生活幸福的技術，科學，美術，機械，建築等等皆謂之文化，而語言文字亦其一端。因為牠們

能傳達人類的思想，感情，不但傳之遠而且傳之久，使萬物經過語言而成爲明確的意象，明確的意識，把這種語言筆之於書則爲文字。有了文字，人類的歷史才可以信今而傳後，所以語言文字爲文化的一種最重要因素，總而言之：凡由人類的手創造出來的萬事萬物足以備『五官』『三司』之攝取而足資感發興起，或增進人類的物質生活者皆文化也。

文明在西文爲 Civilisation ；此字源於拉丁文的『城市』一字，謂城市居民的一切衣食住行之卓然可觀，而表現出偉大的進步者，皆謂之『文明』。

一九三五，十二，五。

五八 談屑

一 胡適之的一鳴驚人

胡適之此次在北平，當該地長官邀集北平各大學教職員及地方教育界領袖商談國事時，某官長告訴他們說，某國交一個名單給他們，要他們立卽逮捕；這個名單一共有二十幾個人，皆是平津教育界領袖，有反對某方嫌疑的，其用意是在一方表示好意。說：『你看！我們如何能做這椿事！』但一方也就是對這些教育家一個警告，意思就是說：你們要小心些；胡適之聲色俱厲地答覆道：『我們到你這來，就是準備使你們逮捕的，並且準備你們把我們送到某國司令部去！但是我們無論如何，要保國家的領土！』云云。此種消息，果然屬眞，則我對於適之

應致其極誠懇，極親切的敬禮。就適之平素爲人與其學養說，我也確實未嘗十分注意，然而這次一鳴驚人，使我老人復感覺周身熱血昇騰，覺得中華民國前途，還有希望。尚望適之本此精神努力奮鬥，並希望平津一班教育家均與適之戮力同心，共此艱苦，勿讓適之獨爲君子！我當朝夕禱告上帝爲諸君祝福！

二　敬以質之糾糾桓桓之士

從前綠營學會了請安，現在的軍隊學會了舉槍，立正，舉手。但是綠營的請安，學會了有二三百年；而現在的新軍舉槍立正等等也學了一百年了！綠營只學會了請安（旗人的禮節），不能打仗（抵抗外侮）；而現在的新軍是不是也只學會了舉槍立正等等，『執干戈』而不『衛社稷』呢？敬以質之糾糾桓桓之士！

三　買辦頭腦

中國人不但懶於行動，尤其懶於思想；所以只重記憶。在文化方面，經濟方

面，政治方面莫不如此，就是說，只知依樣葫蘆，等於只知販賣，不願創造，吾無以名之，名之曰「買辦頭腦！」

四 上海匯豐銀行開辦時的大股東

上海匯豐銀行初開創的大股東是「鹹水妹」，因爲她們的存款居最大多數。自今以前操中國的經濟生命者爲匯豐銀行；而匯豐銀行的開山老祖就是那些對於外國水兵水手賣笑的鹹水妹，這說乍聽，實在有點難以令人相信。但鹹水妹雖操賤業而匯豐並不因此而不尊重其股東資本，西方人的倫理觀念，究與東方人不同！

五 磕頭請安

袁世凱居恆告我曰：人民不知敬事長上，國家何以安，天下何以治。我漫應之曰：君所指者，殆卽磕頭請安之謂乎？果爾，便足以安邦定國平治天下，則予

願自今以往，朝叩一頭，晚參一拜，日日勿懈，爲天下倡！

一九三五，十二，七。

五九 再談國家

我們上次曾到國家問題，覺得意猶未盡，今天再詳細地談一談。最近我尤感到這個問題的重要：中國現在一般人簡直可以說：

一 不知道國家爲何物，所以不愛國家；

二 嚴格說來，現在的中國實在不成其爲國家。

那末國家究是什麼一種東西呢？就是人羣最重要的政治組織。在歷史上，自今以前，也可以說是人羣唯一的最高組織，古人說，『人生而能羣，』因爲人之生也，無羽翼，故不如鳥之能飛；無捷足，故不如獸之能走；無鱗介故不能如魚之能游於水；又無巨牙利爪故不足與毒蛇猛獸爭一旦之命。然而他能鑿山開道，

驅猛獸，殺毒蛇，養生送死而無憾，唯一原因，就因爲他們能羣。動物中間，或亦有能羣者，但絕沒有人羣這樣的偉大，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古開太平，……』皆是人羣所担負的使命、

人羣之最重要，最偉大（就歷史言之）的組織，就是國家，我們已經過了，但國家的使命在什麽地方呢？約略言之，厥有兩種：一種是 Negativ ；一種是 Positiv 。Negativ 與 Positiv 這兩個字，中國人翻做『消極的』與『積極的，』這種譯法是抄襲日本人的，實在不恰當，不但足以引起人的誤解，並且在國民精神上，貽害無窮。我們無論在什麽地方，都時常聽見這兩個名詞。一個人在政治上不得意，辭官不做了，人便說：某人『消極』了，或是『態度消極，』某人在政治上一帆風順，與高彩烈地幹，於是乎大家又說道：某也某也甚爲『積極，』實則這都是 Negatia 與 Positiv 之誤譯的謬種流傳，害人不淺！所謂『消極』與其說是西文的 Negativ 還不如是佛徒的悲觀思想，出世思想，因爲就拉丁語 Negaitv 的意義說，絕不是像佛家泯絕一切，亦不像道家的『清淨無爲，』那種

說法，就是說，Negatiu並不是靜，而是動；不是無而是有；不是槁木死灰，而是活潑潑地。所以我數十年來對於此兩字 Negativ與 positiv的中文譯法—消極的與積極的—實覺其不當，然而因爲思索頗久，沒有相當的名詞來替代牠們，又不得不暫用牠們來代表 Negativ與 positiv的意思，深以爲苦！

一九三五，十二，九。

六十　三論國家問題（二）

近來我和朋友們討論 Negatiu 與 Nositu 這兩個字，忽然想起一句成語，即『飾冏增美。』禮記禮器篇說：『飾冏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照逸雅說：『飾，拭也，物穢者，拭其上使明，由他物而後明，猶加文於質上也。』所謂『冏』就是『奸冏』之『冏，』惡德也。飾冏，就是盪滌舊染之污的意思。所以我現在決定用『飾冏』之『飾』來譯 Negatiu；用『增美』之『增』來譯 Nositu。Negatiu 與 Nositu 既得到恰當的譯文，至少我們暫且假定牠們是恰當的，等到我們把國家的種種事實敘述出來，且加所研究以後，不但我們對於國家的界說可以相悅以解，即對於這兩個新譯名的內涵也必定可以『豁然貫通！』我們對於

『飾』與『增』的兩種作用看得一樣重要，並且相須爲用，缺一不可，沒有『飾』的作用，便不能有『增』的作用。譬之人身：四肢百體的細胞一天一天地『除舊布新，』就是說，一方面舊的老的細胞，已不能適應自然，不得不死去，不得不排除，而另換一些新的，少的細胞繼續整體的生命。排除舊的老的，便是『飾』的作用，卽西語所謂 Negativ 的作用（亦卽所謂『消極的』作用）；布置新的少的，便是『增』的作用。譬之人類：從他的發展史看來，經過長期的生活鬪爭，漸漸排除他的不適宜的肢體，而變爲適宜的肢體；漸漸排除不適宜的生活工具而創造適宜的生活工具；就心靈方面說，漸漸排除他們的不適宜的思想，而形成他們比較適宜的思想。排除的作用就是飾；創造或形成就是增。最後就國家社會說，盧騷的民約論說，國家由於人類的自由契約，實在不對。人類之所以爲人類，就在於他的『能羣，』乃是由於天性，由於自發，而非由於外鑠。他們的羣發展而爲國家，完全由於兩種目的：一種是『飾』的目的，卽所謂『消極的』目的；一種是『增』的目的，卽所謂積極的』目的。消除天災人禍，爲國家的最大使

命之一所謂天災是指水，旱，疫癘，等等而言。所謂人禍，小而言之，盜賊之行刦，貪官汚吏之虐民，皆是也；大而言之，內而權奸當國，外而強鄰壓境，皆是也。用嚴刑峻罰，使人不敢爲盜，不敢作奸犯科，便是『飾』；用非常手段（如政變革命等等）誅鋤權奸，澄清政治，甚至變革政權，鞏固國基，或遇敵國外患則領導全國人民，『背城借一，』誓死抗爭『甯爲玉碎，勿爲瓦全，』皆是『飾』的工夫。一個國家若果權奸當國便不能抗禦外侮；故欲禦外侮必先除內奸；然而鋤奸禦侮，其爲『飾』一也。必然把飾的工夫做到，然後才可以說到『增，』所謂欲興利必先除弊。就是這個意思。『飾』與『增』其爲用適相等，而飾的工夫還在先，所以古人不曰『增美飾囘』而曰『飾囘增美，』用意至爲深切。因此我又悟到現在一般人高談和平：實則今之所謂和平，乃是奴隸與主人的和平，而不是平等自由的和平，因爲和平是『增美，』而欲得眞正的和平，必須先大刀闊斧地與和平之障礙魔鬼和矛賊作殊死戰，把他們消滅後，我們才可以『撥雲霧而見青天，』在層層壓迫或無恥的投降狀態中，談和平，皆不知『飾』與『增』之

道者也，皆靦然人面，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也！由事實證明：一般國人實不知國家爲何物，中國現在是否還成爲一個國家眞成問題！國民乎！其起而共雪此恥也！

一九三五，十二，十。

六一 雜談

劉夢得西塞山懷古詩云：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帆出石頭。』好一個『一片降帆，』活畫出亡國大夫爭先恐後投降敵人的一幅畫圖！吾不知今之讀此詩者作何感想！又不知高麗的李完用和中國的秦檜讀此詩作何感想！

陸劍南估客有自蔡州來者感悵彌日二絕之一道：『百戰元和出蔡州，如今胡馬飲淮流。和親自古無長策，誰與朝家共此憂！』人家百戰之後，才讓胡馬飲於淮流，才談到和親，我們現在並不以一矢相遺，乾脆的拍拍屁股，拱手相讓，假使劍南而在，北風不競，敵機已翱翔我之天空，敵騎已縱橫於吾之境內，東南西

北，如入無人之境，其『感悵』又當何如！

洪大全兵敗被執，淸吏將其解至北京，誓死不降，淸廷殺之，臨刑之日，觀者塞途，漢臣中有指而罵之者，大全高誦司空表聖句以答之曰：『漢兒盡作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爲淸廷罵漢人者漢人也；爲淸廷殺漢人者亦漢人也。孰知數十年後，爲某國罵中國人者亦中國人也，爲某國殺中國人者亦中人也！嗚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乎！』

黃梨洲曰：『東漢太學生三萬人，危言深論，不隱豪强，公卿避其貶議。宋諸生伏闕搥鼓，請起李綱。三代遺風，惟此猶爲相近。使當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爲非是，將見盜賊奸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乃論者目之爲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黨人，編管陳歐，正坐破壞學校所致，而反咎學校之人乎？』今則以國爲盜，其禍患千萬倍於東漢時代之『豪强，』而國家存亡興滅所關，又非如『李綱』一人之出處問題，所可比擬，學生之不能默爾而息，亦不應默爾而息，乃必然之勢，亦情理之常。此事一見之於『五四』，而民

氣爲之一振，國脈爲之一蘇；今則此事又將復見，（參看十二月十日上海各報北京專電）北京城頭日已昏，其『衰世之事』耶？抑如余前所言『飾冏』之必然現象歟！今之人不可不熟讀『明夷待訪錄！』

十二月九日上海大美夜報載宋哲元司令談話表示三點。（一）不屈服於外力壓迫；（二）服從中央；（三）對外決無任何秘密協定。善哉宋司令之言乎？老夫垂涕百讀，心胆復壯，惟是仲尼有言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余聞宋司令之言矣，今而後將拭明老眼以觀宋司令之行也！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宋司令勉乎哉！

一九三五，一二，一一。

六二 好學生

記者 五四運動以後，學生對於政治運動已經成了消沉的狀態：現在因華北問題，又有重整旗鼓之勢，老先生對之有何感想？

老人 說到這個問題，我自然有不少的感想！但首先我要謝謝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政府數年來對於教育十分熱心，他們教學生要愛國，要盡忠，要仁民愛物，要公而忘私；他們又教學生以『學術救國。』學生們也都很聽他們的話，雖然，這幾年來，時勢大壞，國事日非，學生們還是極力遏抑他們滿腔熱血，閉明塞聰去領受我們許多教育家的『金科玉律』的教訓。你想這些孩子們多麼可愛！這不應當謝謝我們的政府及教育當局嗎？

記者　但是現在情勢却不同了！青年們已不能再安心讀書了，他們又回復到五四運動時代的興奮狀態了，或則更超過五四運動時代的興奮狀態！若果他們安心讀書，我們應當感謝政府及教育當局，那末，現在他們不能安心讀書，要從學校走到街頭，拋却書本來幹民衆運動，那又當怎樣呢？

老人　那我們也要感謝我們的政府與教育當局，因爲他們天天教青年們愛國，教他們要『忠』，要『勇』，孩子們看見國家到了『命在旦夕』的時候，出來呼告他們的父母兄弟，諸姑伯姊，趕快起來補救，這不是他們平時能以敬聆師長教訓的結果嗎？飲水思源不是我們政府及教育當局的耳提面命，以身作則的功勞嗎？怎樣不應該感謝他們呢？

記者　那末，政府及教育當局，既然教忠教勇，自然都是對國家而言，絕不是教他們對於某個人或某少數集團盡忠有勇可知，今日學生的請願示威等行動，正是實驗他們所受的教育，爲什麼軍政警當局又嚴加干涉，甚至加以逮捕或施以各種壓力呢？

老人　那末，……這個……這個……這個問題我却不能答復，因爲連我也不懂！敬以質之政府當局！

一九三五，一二，一三〇

六三 『怯懦』與『殘酷』

當我在徐家匯天主堂學校讀書時，我的一個拉丁文的先生關於人性問題有一段很重要的談話，今天特把牠介紹在下面：

先生 人越怯懦其待人也越惡，越殘酷。

余 就常理說，殘酷的人一定是暴戾恣睢的人，胆怯的人似乎不敢這樣亂幹罷？

先生 因爲大英雄豪傑眞正公忠體國，愛民如已，居心也就坦白無私，他自己覺得對於人民大衆沒有私恩私怨，沒有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的事，所以說『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又說『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

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凡於這種人都很大胆，他們也不願斂心鬭角地防備人，就是對於敵人也只有極正當的防備乎段，卽使萬不得已要武力，頂多也不過殺之而已。而胆小的人則不然。他們之所以胆小，十九因爲做了許多『人非鬼責』『天怒人怨』的勾當，他們在心田上時時刻刻都有一種恐佈，前後左右彷彿都有人在暗算他，遂不得不嚴加防備。這末一來，便成了天荊地棘，甚至至親好友皆變成他的嫌疑犯，所以他捉到了他認爲仇人的，或謀爲不軌的，總是加之以嚴刑峻罰，大都要之死地，不但要置之死地，並且要很殘酷地結果人的性命。譬如姦夫謀殺親夫，總不是止殺一刀，因爲他殺了一刀之後，惟恐他不死，必須再重一刀，再重一刀，甚至三刀五刀，七刀八刀才放心。權奸大憝之誅戮異已，亦復如斯。

余　權奸大憝爲什麼要這樣殘酷地誅戮異已呢？

先生　權奸大憝，我們就拿甘心媚外的人說罷。他們甘心拜倒在敵國異族的脚下，但對於本國人民却又要以主人自居。就是說，他們做外國人的奴隸，便要叫本國人民做奴隸的奴隸，用中國古小說的一句話來說，就是要叫百姓做個『與

奴才爲奴才的奴才，』若果老百姓不願，那他們自然要以嚴刑峻罰隨其後了！

余　此外還有什麼原因呢？

先生　權奸大憝旣投降異族，必然要對新主人表示十分忠誠，於是就不得不對他的同胞露出極猙獰的面目，甚至不惜以同胞的多數生命做他孝敬新主人的禮物，此徵諸史乘而歷歷不爽者也。因爲他們以爲不如此，旣不能見信於主人，又不能鎭壓奴隸，便不能安享富貴！

一九三五，一二，一四。

六四 勝敗的關頭

猶太的古代史乘中有一段故事，極有異趣。故事是這樣的：

猶太人有一次聚會起來大家商量要立一個王，正在商量不決之時，一個高個兒的小商人撒烏爾從別的地方走了來，那些正在聚會的猶太人便驚奇地歡呼道：國王來了，國王來了，於是就舉他爲王。撒烏爾做了王以後，頗能盡職，對於戰爭，也頗勇敢，差不多每戰必勝。但是到了威尼斯人來攻他們時，情形却不同了！

威尼斯人軍中有一個將官是一個巨人，這個巨人比春秋時代的鄋瞞國長狄僑如（長三丈）和漢朝的巨無霸還要高。他天天率領兵士到猶太人陣前去駡陣，挑

戰，沒有一個將官敢出來和他對敵的。猶太國王沒法只得大張詔諭，宣示臣民：有能却敵者，允以公主妻之。太衛德本是一個牧童，頂多不過十八歲。聽了這個消息，便去自告奮勇。國王一看，原來是一個矮小的少年，問他有什麼本領可以與巨人對敵。他說，我是一個牧羊人，爲了保護羊羣免於豺狼攫噬，故習得一種武藝，能於百步之外，力發巨大的石彈擊殺豺狼，百發百中。猶太王不信，他說：『你讓我試試看，不行也不要緊，然後你再選能將好了』。猶太王答應了，替他做了一身盔甲，又給了他一把鋼刀，他都不要，只帶着他一袋子石彈，一根長索，上了陣。那個巨人名叫哥利亞特的，看了大衛德便大笑起來，說道：『你這個小哥兒，何必來送死！你的全身還沒有我的大腿兒大，如何可以來同我作戰？』正在奚落他的時候，他慢慢地說道：『我們且較量較量看。』巨人那裏防備他，他說：『我來了』，哥利亞德漫應道：『你來罷！』說時遲，那時快，大衛德早已一彈子打中巨人的頂門心，山也似地倒在地下，大衛德看他倒了！手中又沒有刀，正急得沒法，看見巨人腰間有一把大刀，於是跑上前去，用盡氣力把牠拔

出，對着哥利亞德頸間，砍了多少刀，才把他的頭割下，背到猶太王那裏請賞，猶太王雖然重賞了，却終久沒有把公主給他。我們從前曾做過巨人，被一個小夥子打倒了；現在臨到我們做小夥子，而人家做巨人的時候了，但不知我們究有大衛德的勇氣沒有！

一九三五，一二，一七。

六五　所謂『禮教』問題

記者　現在黨國要人皆極力鼓吹『禮教』，而此次宋哲元先生在北方宣布所謂『冀察行政委員會』開幕時，首先就揭橥：『發揚中國舊有的禮教』，究竟中國的禮教是什麽東西呢？

老人　中國的禮教一般人都會說，幾乎成了士大夫的口頭禪，但以我經驗看來，眞正能懂得中國舊禮教的能有幾人！至於眞正躬行實踐的更是鳳毛麟角。我們就拿張宗昌和張勳兩人來做個例罷。這兩位殺人不眨眼而賤賊民生元氣的劊子手都曾轟轟烈烈地提倡過中國的舊禮教，試問他們懂得什麽禮教不禮教？其他或先或後掛着中國舊禮教招牌的文武大僚以及所謂『遺老』『遺少』，其與二張也

不過『五十步百步耳』試問他們又懂得什麽禮教不禮教？

記者　但是在老先生的意思，中國禮教的根本究在何處？

老人　要明白中國的禮教，最好莫如讀一讀孝經。因爲禮教的大本原就在『孝』，孝經，據說是曾子記述孔子論孝之書。一班盲然提倡禮教的大人先生，果眞理解孝經所說的話，我想他們必定要大掃興，不但於他們無益，反而有損。

記者　爲什麽呢？

老人　『孝』之一字，實則就是『愛』的一個註脚，這在西方語言上表現得非常明顯，英德文你是讀過的，德人之言『愛』曰 Liebe ，英人之言『愛』曰 Love，所謂。Liebe 與 Love，施之於父母則爲『孝』；施之於子女則爲『慈』；施之於兄弟則爲『友』與『悌』；施之於同國之人而推及於全人類則爲『仁』，所以孔子說『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孝經士章第五）又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同上聖誥章第九）。可見所謂『孝』就是人子對於

親的『愛』。

記者　記者也曾在舊禮教中受過洗禮，但就我的經驗說，歷來的達官貴人都莫不諄諄以孝昭示人民，實則他們本身之不孝不悌，差不多是百人而九十九，而愚夫愚婦口不道孔孟之言，耳未聞孔孟之教，然而在行動上實行孝悌者，也差不多是百人而九十九。由此看來，中國民衆本來就是禮教的實行者，尤其是農民與城市貧民，而今之政府之三令五申，實在是多事，先生以爲若何：

老人　這到不然。他們提倡禮教自有他們的用意。因爲他們心目中總橫着一個不可告人的糊塗主意。以爲提倡禮教便可使中國人民俯首帖耳，聽他們擺布，這末一來，他們便可穩坐江山，子孫萬世，實則大錯特錯！

一九三五，一二，一八〇

六六 所謂『禮教』問題（前續）

記者 昨天老先生關於禮教問題，說提倡者大錯特錯，意果安在？

老人 他們提倡禮教只是單方面的。他們以為兒子對老子應當盡孝；人民對君上應當盡忠；老婆對丈夫應當盡禮。殊不知道：忠孝等等的禮教皆是雙方面的；沒有這一方面，便沒有那一方面；沒有那一方面便沒有這一方面。孔子本來說過：『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仝前書孝治章第八）可見要事先君先『得百姓之懽心』，欲得百姓之懽心，必先善待『士民』『不侮鰥寡』，所以孔子又說：『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仝前書天子章第二）。這個『人』字，近而言之，則為鄰里鄉黨；

遠而推之則爲全國同胞以至於全人類。今之人徒然號於衆曰『忠』曰『孝』，而其對於人民，對於國家，毫不愛惜，甚至對於我們所恃以綿延吾祖宗之血食的一般青年，不惜百計戕賊之，則彼等之所謂忠孝！所謂禮敎，不過是欺人之談而已！因爲他們自己就是大不忠大不孝。從前『忠』是對君上而言，（因爲『朕卽國家』，）現在忠的對象，自然不是指着任何偉人，任何政府，而是指着整個國家與整個民族之利益與生存而言。政府之盡忠，卽在保國衛民；人民之盡忠亦卽在『執戈衛國』。不願執戈衛國的人民皆叛民也；不願保衛人民的政府，亦叛徒也。『賊仁賊義』莫過於出賣國家民族利益或坐視國家民族陷於危亡而竟如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與夫阻撓人民之愛國運動。孟子有言：『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專制時代，君主不仁不義，不愛人民，且得謂之一夫，現代國家的政府更不待言！卽單就『孝』之一字言之，政府自己對待人民如同仇敵，則所謂『視民如子』的父母政府，便是不『慈』；不慈便不『孝』，孔子謂『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又曰：『詩云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大學）現在的爲民上者却恰恰相反：『民之所好，惡之；民之所惡，好之！』無論用甚麽高明的化學家來給他們做定性分析。也找不出絲毫『禮教，』絲毫『孝弟』的成分！

記者　老先生專就孔子及其弟子之言，證明現在提倡禮教者，其行爲根本與之背道而馳，實在是『犖然有當！』但不知衡之以墨家及莊老之言又如何？

老人　若衡之以墨家及老莊之言，那更是相差十萬八千里！墨子說『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墨子兼愛下）。若果現在的老百姓眞如一班政客者流，承認他們是『主人翁』，而政府當局只是人民的公僕，那所謂『不忠』的便不是老百姓，而却是另有人在。老莊亦然。老子說：『聖人不死，大盜

不止；『老子眼中的聖人。孔子自然是其中的一個，莊子說：『竊鉤者戮，竊國者侯；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更把孔子所謂禮教打得一乾二淨！

一九三五，一二，一九

六七 所謂『禮教』問題（再續）

記者 關於禮教問題，老先生所教誨我們的，眞可算得發揮無遺了。但是還有一個問題，而且是一個極關重要問題，要得請教：假使我們完全承認中國人的禮教的最主要的精神卽在於『孝，慈，』那末，兒子對於父親是只有服從，而無反抗；父親對於兒子也只有慈愛了。不過假兒子犯了瀰天大罪，如叛國，賣國，替敵國做漢奸等等，則父親對待兒子，還是應該庇護他，還是應該同國民一樣反對他呢？

老人 自然應該同全國民衆一樣反對他，這在西洋歷史上已有了先例，古羅馬與希臘作戰，羅馬皇帝看見他的女兒手上帶了一個非常實貴的戒子，曉得這個

東西是來自希臘，便留心偵察她的行動。有一天當兩軍交戰時，他和她同在羅馬城外一個高塔上觀戰，但他的女兒獨自一個不得他的許可，走到陣前，正在企圖把羅的軍情通報希臘軍，他便把她捉了來殺了。羅馬人民無不稱快！這便是大義滅親！』

記者　那末，父親犯了瀰天大罪為叛國、賣國，等等，兒子對他又應當怎樣呢？

老人　自然也是同全國同胞一樣起來反對他，因為國家是我們同胞生於斯，長於斯，養於斯，葬於斯的一個不可分離的故土，他若賣國，不但是把他自己的子孫送到地獄裏，並把全國的同胞送到地獄裏；所以他是天下之大不慈的人，不慈則不孝，為天下同胞除此不孝之人，所以兒子也應該反對他。而且他不但害了現在的全國同胞，並且把祖宗墳墓之地，淪為異域，使全國人民的若祖若宗斷絕血食，更是大不孝之人，為兒子的更應該反對他。到了這時，就不是反對父親，而是反對全國的蟊賊，與祖宗的大逆不道的子孫，『人人得而誅之。』（孟子）

所以我說果眞實行禮教，則第一個受裁判的絕不是我們人民，乃是「監守自盜」「知法犯法」的若干人們！

一九三五，一二，二一。